



同春集

五

書

共十六

~ 16
2401
5



和
2401
16-5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上清陰金先生

尚憲○丙戌

世侍生宋浚吉謹齋沐再拜上書于清陰老先生台
座前浚吉於先生實故人稚子也曾荷先生大惠得
不朽先君子矣一登龍門十年寤寐世道嬗變人事
推盪以迄于今則誠有所不忍言者幸賴天眷我東
特降名世之賢寵之夷夏使天綱地維得以不墜而
東土生民免為禽獸之歸則此固天之所定非人之
所能與也雖於黃卷中尚想慕而興起何幸於吾身



后春堂集卷之四
親見之也常願朝夕於門牆以供灑掃之役以償高
山景行之懷而不幸沈痾在身戶庭跬步之間亦不
得如意行動况望宿眷遠遊以望見大君子之光而
畢承餘誨耶其亦命之窮也維天有斗靡遠不瞻區
區此情可質神鬼竊惟清議雖泯於一時公論不滅
於萬世惟祈加護鼎茵以慰士望

上清陰先生

續因士友之承候者伏聞有不安節區區憂慮夙宵
耿耿卽茲剝復將交天氣猶暖遠惟若時神相體履
康吉瞻慕之忱少選罔弛日者僂中承拜台覆帖繼

而宋文傳致所懽惠先墓文字莊盥奉讀榮感難勝
百季以來諸祖父所願欲而未就者今乃得偉筆以
爲地下重誠若有所待者詎非幽冥之幸歟一二所
疑隨意輒稟只願更承提誨非敢必望以改定也惟
煩猥是懼耳小生痼疾纏髓與死爲期趨隅覲德自
知難必每讀俯和宋弟諸什相與諷誦繼之以悽惋
已所祝神明扶佑壽考無疆

上清陰先生 丁亥

春日向煦伏惟台監體履動靜萬福區區瞻仰少選
罔弛近因士友續聞杖屨康勝視昔有加神明所勞

同春堂集卷四
固應如此謹端拜以賀極知惶悚小生高祖父齋志
早功名不登於史策墓道又無紀實文字可以傳示
來世者此固後承之至痛竊念小生蒙幸於執事書
疏無間情事畢達而獨此一事以煩猥為嫌而不敢
陳稟則是自外於門牆而重有負於先祖也茲將家
狀兩紙再拜封納固知此事大不僂於靜攝之中而
事蹟甚少文字應簡則一揮筆而可就伏想執事必
不憚一揮筆之勞以孤幽明附驥之至望也所大懼
者不克躬詣以請而只以書稟禮意疎闕若無所容
伏惟台慈鑑

答清陰先生

春間兒子獲拜牀下而歸實有登龍之幸仍伏承台
惠覆帖仰審年來台體履動靜視舊益清健豈神明
扶佑之耶為之欣聳無涯先祖墓銘緣係私情切迫
率爾扳控方以僭猥為懼誰謂不踰時而研辭謨美
慰此幽明祖孫之望拜受莊誦不勝感涕篆刻之至
人家子孫求乞此等文字誠懇非不至或終身不得
累世無成者有之今小生連乞三世銘文獲遂微願
於往復旬月之間又何為幸之大也惟是抱病在遠
未由躬造叩謝但切區區隕結之懷已天時向熱遙

同春堂集卷之四
祝為世道益加珍竅

答清陰先生 庚寅

拜違以來一味瞻仰中丞行伏承台復札就審神明
扶佑舊患已安欣賀之至豈容言喻第想肩輿已出
國門諸賢不免奔播不識天意如何而生此節拍為
之仰屋長吁而已側聞北使六至運米鳳城其情所
在灼然可見不測之禍迫於燃眉其在士夫身上猶
不足言思之至此不覺痛哭召戎開門何代無賢恐
不可諉之天數而不為之所束手以俟之也 九重
深嚴豈燭外間事情竊計今日朝廷惟台翁可以此

言進使 上得以深察而善處之潛消默幹易危為
安似在此著何可少緩田畝危懼不敢有隱於台座
惟在參商進退之小生方上辭疏儻未蒙禡似當作
赴急之行生丁不辰尚復何言

上清陰先生

朝日之拜喜幸方深伏承台委帖仰審教意勤至不
比尋常感荷之至實難容喻願小生無以堪之祇切
惶仄所祝神明扶佑勿藥適喜

上慎獨齋金先生 集○甲戌

小兒今八歲似是下殤而通典殤喪計月之說不翅

詳備計月則亡兒不滿下殤矣但程朱之論皆無計月之說以此不能無疑且雖不應立主而葬後一虞似不可已將於墓所行之便埋魂帛否抑反家而行之否俱是禮疑幸乞指迷

答三殤之分等定制非但程朱之論實出於儀禮當依此而行之也第念小兒立主不無後來難處之患貴兒之殤既在疑似之間則恐不設之為當也墓所一虞後仍於其處理置魂帛未知如何

上慎獨齋先生 戊寅

三季喪未畢而一家又有喪則舊喪墓祭依佗祭竝

停耶抑喪內祀事停廢未安略設為當否禮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則殯而後祭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釋之者曰祭謂練祥二祭也據此則同室有喪廢祭無疑而惟墓祭與練祥有間故仰稟

答據禮三季喪內廟祭當廢栗谷先生遵子朱子之訓未葬前則準禮廢祭卒哭後則於四時節祀及忌祭墓祭使服輕者行薦而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云云今當依此遵行而前喪之祭似異於祖先廟祭朝夕上食似不可廢也若墓祭則無明證難為說耳此則專為李正家而言

來示泛稱未詳其如何也

三季喪內行祭之禮栗谷先生所論固知之屢喪者前喪朝夕上食不可廢亦已知之唯以前喪墓祭後喪葬前不行與否爲疑耳如曰三季內墓祭不可全廢云則亦當殺其儀略設酒果未知如何專爲李正家而有此稟耳

答孝子不忍死其親故雖當竝喪之日不廢前喪之奠以此而言則前喪墓祭似亦可行而離殯行祭非苦塊者所安况練祥旣廢於同宮則墓祭獨異於練祥乎凡禮者必可通行於彼此不可空於

此而不空於彼也若別葬新山則似可設祭附葬先壠亦可獨祭乎謂是別葬而欲爲獨祭則是果通行之禮乎愚意則姑依佗位停廢似當未知如何

袞衣大帶常謂必用已夾縫者四寸不曾致疑若以四寸夾縫則當爲二寸其狹已甚昔見先叔主所服之帶甚廣必用已夾縫者四寸曾讀玉藻陳註云士以練爲帶單用之而緹緝其兩邊故謂之繹補註單用之說必出於此不爲無據然朱夫子旣酌古今之宜以爲之制今何可捨家禮而佗求耶○家禮本文

則廣四寸夾縫之云恐不可謂必以四寸夾縫作二寸也弟之所制用已縫者四寸而不甚廣指紋雖大於此豈至太廣耶况兄主身長曾見與弟恰同若用二寸則其狹甚矣豈合於深邃褻大之服耶夏考玉藻大夫大帶四寸士二寸再繚四寸陳註四寸廣之度也士惟廣二寸而再繚腰一匝則亦是四寸矣云云據此則帶廣本以四寸爲度惟士從降殺之義而亦必再繚準四寸之數家禮從簡既不用再繞之節則其用四寸無疑亦與古用繹今用夾縫一般義也如何如何願更承教

答家禮本文廣四寸夾縫之此數句語勢似可東西看而詳觀家禮及禮記則有可以一言辨者而顧左右不之察耳記曰士練帶陳註釋之曰練繒也家禮亦曰帶用白繒然則繒乃士帶之物也豈有士帶而爲夾四寸之理蓋士之帶單二寸必再繚然後準四寸之數家禮除再繚而夾縫之是將再繚腰單四寸之數夾作二寸以應士帶元單二寸之制其實是再繚之單四寸也只除再繚之節而不沒單四寸之數此朱子之本意也何必以士之繒而攝大夫之盛棄二寸之規而創夾四寸之

制乎若然實倍於再繚矣以練言之則非大夫之制也以夾四寸言之則非士之制也既非大夫也又非士也朱子豈爲是無據之制乎然家禮所言只論士之帶而已若據此而曰通大夫皆用云則未可知也來意似欲以非士非大夫之制通上下用之無乃不經乎先人造衣帶時實士職也以士而應用二寸之制無疑况先人指紋頗濶分明用二寸若用四寸則其廣濶必異於常日月雖久豈有忘過之理乎愚見如是未知如何○大全曰緣紳之兩旁各半寸補註曰綬緝其兩邊各寸卽二

寸也緣紳之制當從大全而二寸之帶黑白適均四寸之帶黑白不均而多白若從補註則二寸之帶全黑四寸之帶黑白適均記得先人之帶黑白適均必二寸而緣兩邊各半寸無疑

大帶說旁引曲證提誨丁寧極用感喜頃見英甫爲言再繚二字本出玉藻而明是再繚腰之義則家禮再繚決不可異看其下作兩耳之文自是別一件事再繚字不可牽附於此云其論良是果爾則當依盛教作二寸再繚爲四寸果爾則合於古矣弟之意亦稍解矣唯是夾縫之制與古禮不相應此却可疑耳

如何

答再繚之文雖出玉藻而家禮之意實爲兩耳而借用耳豈有圍腰而結於前既結而復繚之理乎再繚腰云者初繚腰一匝再繚腰一匝然後結之既結而再繚是玉藻之制乎若以夾縫二寸而再繚則是實單八寸矣士之帶非夾也大夫之帶非再繚也既違玉藻且違家禮何所據而云然耶愚未見其合於古也左右各改前見牽合至此可歎家禮括髮麻免布條輯覽云喪服小記小註云云朱子曰云云愚按家禮所謂括髮與小記不同家禮則

束髮爲髻小記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髻如著慘頭○今按喪服小記小註朱子曰括髮是束髮爲髻鄭氏儀禮註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髻皆云如著慘頭然所謂慘頭卽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云云朱子此說未見其與小記本註有異既曰束髮爲髻其下卽引鄭說以申上意則上下文意似無異同但後世有被髮之禮故更加束髮字以明之家禮只曰括髮謂麻繩撮髻不言其制度如小記之詳此則固爲可疑而若引上文朱子說掇去下梢許多文字只取束髮爲髻

四字以爲與小記不同之證則似或未安如何如何
答夏爲參攷則家禮與喪服小記本註與小註所
引朱子說似無異同想當初未致詳而然歟

家禮云又以布爲頭須此是通斬齊衰而言耶若只
以齊衰看則文勢恐不然若通斬衰看則斬衰亦可
用布須耶可疑

答似是通齊斬而言也但斬衰用布果可疑也仍
念髮用麻繩撮髻亦通齊斬而言耶齊衰用麻亦
可疑也幸示之

括髮用麻繩撮髻云者指斬衰而言也又以布爲頭
須云者指齊衰而言也髮亦用麻繩撮髻云者又指
斬衰而言也布頭須則蒙上文故不再云耶然鄙意
常病又以布爲頭須一段語意短澁與上下不相貫
近考家禮斬衰章婦人服有布頭須則斬衰亦用布
矣男子婦人似無異同括髮條布頭須亦通斬衰看
如何幸夏攷教

答斬衰章婦人服有布頭須則括髮條似當如之
但此論婦人之制莫是從殺而言不分別齊斬耶
男子而何可用布於斬衰乎若髮則鄭註云用麻
布亦如著慘頭然疏云髮形先以髮爲大紛紛上

斬衰婦人以麻齊衰婦人以布其著之如男子括髮與免大槩括髮也免也髻也皆是斂髮之名而括髮也免也者男子事也髻也者婦人事也男子斬衰則括髮齊衰則免非括髮之後又著免也家禮此段文字本不明白後人以此疑惑若考喪服小記士喪禮經文及註疏則可知之耳

家禮作主條繼此不當作輯覽曰繼先世父與祖無官者不當作位版而當作神主也○今按家禮本註自伊川制至以通中為一條自且如至大利害為一條俱見語類自主式至未有考也為一條見大全答

曾光祖書三條各有其義而收入之際合而一之故上下文勢似不襯合且大全不當作下朱子自註云有官人自作主不妨云云據此朱子之意乃謂主式元非國制本無官品之限雖子孫無官不必易祖先已作之神主但繼此則當作牌子而不當作神主有官者自當作神主也語意似分明如何如何

答僕亦嘗於此致疑竊意無官云者是子孫無官之謂也似不是父與祖無官之謂也子孫無官則繼此不當作神主也今承來示詳朱子之說似合鄙意當更詳之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此

文義未詳幸示之上下文意通貫之義未能知之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云云其意謂今人未仕用牌子既仕不可易牌子而有主若未仕之士初來用主亦無所妨云上下文義未見其不貫如何

上慎獨齋先生

喪人遇水火盜賊失其喪服則改製似無疑如何頃者姜兄俯詢以臆見奉報恨未得古人所論以据之耳

答遺失喪服雖未盡旬月不可作無服之人改製無疑

家禮諺解誤處不可勝計而撮其大者則如昏禮冠帶只是燕服士昏禮謂之攝盛喪禮初終條中屋北面襲條高氏曰所以附其身者數條諺解皆大誤前承下示昔年此書曾送示云彼必謂見訂無誤也尤可歎也

答分明易曉文字誤釋至此文義之難通有如是夫昔年相質於先君而先君未習諺字不能一一看過彼必謂見訂無誤之示良是申公素善愚伏必相訂議而想亦如先君之不詳看過也
妾子承重者為其母當服總矣妾子之長子當何服

據有嫡子無嫡孫之文似當服本服如何如何妾子
之第二子即是承重其祖母之人而為其父尚存不
得服三年耶

答來示得之但喪雖微賤不可無主其父雖存既
非主人第二子似當服承重之服矣夏量示之
竝有父喪與祖母喪者其發引及葬時以何喪為輕
而先之耶以服則父喪為重以義則祖母為重誠難
處鄭寒岡云父喪當為輕發引時亦先行云未知其
果爾否

答以倫序言之則寒岡之言似是而禮經先後之

訓既以奪情言之父喪祖母喪又異於並有父母
喪未知如何

家禮冠禮條云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條云身及
主婚者無期以上喪兩條不相應未知其何以也據
朱夫子答李繼善之問則母有服似可行昏然則昏
輕而冠重耶亦甚可疑議者謂外祖喪雖未葬主昏
者無服自可行昏然則宗子主昏而無服則父雖有
重服亦可行昏耶以冠禮條參看且以臆度言之外
祖喪未葬而行昏禮似甚未安不知禮意果如何伏
乞細量指教

答所示冠昏禮條異辭之疑近與諸益亦論之矣
凡文字政宜活看何可泥也冠禮亦宗子主之豈
獨昏禮然哉雖宗子主之父母亦參於其禮豈以
期以上喪而可參乎朱夫子答李繼善之說未可
知也况以輕重言則昏禮尤不當行者耶外祖喪
未葬而行昏尤不當論也先王制度雖列於小功
我國與中國情勢大異禮緣人情何可抑情泥古
以毀本國常行之節也愚見如是未知如何
有人祖在而嫡子婦嫡孫俱亡只有嫡孫婦在而亦
無子又無立後者其祖傳後事於孽子矣其祖死其

嫡孫婦當服承重服否

答所謂孫者曾未承重先死於父死之前而祖父
傳重於孽子則孫婦雖是嫡屬曾無承重之義又
已移宗於庶今於祖父之喪恐不可以所從亡也
服之禮一槩論斷未知如何

家禮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大宗猶主其墓
田以奉其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楊氏曰墓所必有
祠堂以奉墓祭云夫墓所立祠堂藏其主而不埋則
四時節祀似皆不當廢而家禮本註及楊氏說皆只
以墓祭言之漢所未曉幸乞細教

答墓所既有祠堂則自當有祭豈但墓祭而已乎
但未知一如在家四時節祀並不廢耳或歲率宗
人一祭之耶未可知也

出嫁姑為姪之長殤似當為七月之服而儀禮圖及
沿革圖皆以小功載之其故何歟

答期之殤固有七月之制以此推之出嫁姑於長
殤姪似當為七月之服而兩圖並為小功竊意大
功服比期稍輕故略七月一節而合之於小功耶
未可知也

有人為外祖父母三歲前收養者亦依他服齊衰三

年耶父母在則服期耶其妻亦從服耶

答韓文公為嫂服加等張子非之今依張子說服
外祖父母本服持心喪可也若據國制收養父母
服服齊衰三年有父母則降期亦不為無據也其
妻則無三歲前收養之恩從服似過而齊體之人
似不宜異同亦無明據未知如何泰之以為君師
服三年而妻無服亦何異也此說如何

有父在母喪者去正月遭喪有故未克葬十二月始
襄事未葬不敢變服十一月練祭之節已蹉過矣今
當遵小記及曾子問次月行練次月行祥之節十二

月襄畢之後行練於正月似當而初忌適在月內仍用是日未知如何正月既行練則又次月當行祥事而適值閏月又何以行之耶鄭氏曰以年數者不計閏以月數者計閏據此則用次月之禮者實是以月數則似當計閏而母喪既降元是杖期其間月數進退不過零碎曲折而不計閏為大節目如何若不計閏而行祥於二月則禫祭又間一月行之於四月耶自喪至三月實是十五日應為行禫之月當以十五日為準而行禫於三月耶

答以年數者不計閏者其意蓋不欲遷兩期之月

也今之追祭者既後於兩祥之期則似當只計月數而但本以不計閏之喪而到此欲從數月之制無乃未安乎初忌本大祥之日也似不宜相混到正月擇吉行練初忌行大祥祭未知如何小記曾子問之說則是兩祥皆過者之謂也似不必拘於此而廢當祥之期也一月內行兩祥如以為苟簡則擇吉行練於正月而初忌則只行祭到二月行大祥間月行禫與佗無異耳適有忙事未及考據幸乞回示或云祥雖退禫則當行於應禫之月

有人服母喪祥期在前歲十月而闔家染患不得行

祭今將進行當依朱子說只行祥而不行禫矣祥祭時當著何服若依今制用純白則當於何時除之抑依古禮用微凶之服似宜於兼祥禫之義耶

答此等變禮難以臆斷當依朱夫子說只行祥而不行禫矣但必既祥而後方可脫衰脫衰之後遽著微凶恐不可也蓋日月雖久而脫衰則始於今揆之人情似不當遽變服謂兼祥禫之義也鄙意以為行祥也當用純白雖不禫而間月即吉情禮方安亦不違於從厚之意也未知如何

退溪先生答人云異姓七寸族義已盡故通婚且據

禮律猶計其尊卑之行若非同行則不許為婚同行謂如六寸八寸兄弟姊妹同行然者也尊卑不同如七十九寸叔姪然者也失此則以為亂倫有禁今俗都不計耳云云親文集十三卷三十叔按此禮律之言誠為可疑既為親屬竭故通婚通婚則寧計其尊卑耶然所謂禮律是指何書抑是 大明律等書耶示教

答禮律計尊卑議婚之說僕亦致疑與諸友言之矣禮律未知指何書也漢惠帝娶甥女古人有言之者 大明律亦言倫序之當辨無乃指近親通婚而無倫序者耶我國地狹大姓之家遠近間多

是族人若計族行則免於亂倫者鮮矣若七寸則族義似盡而一家生八寸何可通婚乎倫序亦不當論耳退溪先生說恐不可從也

退溪先生又答人云尹先正理學淵源無所考徵雖為可恨然佔畢四佳及輿地諸書等所稱許如此則其人必有取異於世故其於魏天使問心學答說中亦舉尹公之名人或疑之然某意如此以之祀院豈不可也云云觀故集計三所謂尹公未知是何人孤陋為愧幸乞示及仲文哀亦或能知

答尹之為人未知出處問於靈光則亦未詳知而

考名臣碑碣有尹祥者嶺南人官至提學退老教授多聚門徒云云

答慎獨齋先生 辛巳

問喪禮備要成服條腰經圍七寸二分絞帶三重四股小祥條腰經依間傳作三重四股絞帶亦三重四股成服腰經無三重四股之文小祥後始有之未知其義間傳無絞帶之制而亦三重四股者何所據耶斬衰章疏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為之儀禮圖式亦如此云而其下練除服受服圖則云絞帶未詳者何也若從斬衰章虞後換布帶

則備要小祥條何以作葛絞帶耶三重四股之制只出於間傳圖式亦言間傳之制而儀禮喪服不言小祥之腰經三重四股何歟初喪則無三重四股之制而小祥始用之無乃未安耶小祥絞帶三重四股仍初喪制為之耶斬衰疏曰絞帶者繩帶也者以絞麻為繩作帶也故云絞帶也備要之三重四股蓋取斬衰疏之意耶

按喪服圖式襲經帶圖云要經首麻為之圍七寸二分卒哭受服圖云要經用葛圍五寸七分有奇間傳云葛帶三重練圖除首經唯餘要葛云云似是仍卒

哭之葛也詳此三圖文意所以至卒哭腰經始用三重者分明是漸殺向吉之意也練之腰經既仍卒哭之葛則圖式之不別言恐無所疑今既無卒哭受服之節則備要之至小祥始用三重之制者勢固然也絞帶之三重未有所攷豈備要因疏說推間傳之意而云云耶虞後變麻服布七升本經及疏及圖式章明矣唯練時所受則經及註疏皆無所言布之當用幾升亦無所考故圖式云未詳然猶可推而行之也備要小祥條所謂葛絞帶雖似從俗實為未安虞後受服之節縱難卒復練時換以布帶庶乎可矣如

何如何且備要多述儀節今欲考檢而適被人借去未果竝須照勘後便回教

又問所示皆與鄙見相合但間傳三重之制雖是漢儒所錄必本先聖制作而何不見於儀禮耶練經仍卒哭之葛而減二寸五分此則明是降殺之意而三重之義則實未知其爲降殺之義也若云降殺則成服時絞帶乃爲三重四股之制何耶且若曰降殺則備要絞帶至練仍前三重四股而不用卒哭之布帶何耶卒哭既換布帶則練當用布似無疑矣儀禮與圖式竝不言升數可疑耳儀節

小祥條不言經帶之制卒哭亦無受服之節備要似非祖述於此矣圖式練圖當曰布帶未詳升數而不去絞帶之名亦曰布帶而只曰未詳殊不明矣

來教云三重之制雖是漢儒所錄必本先聖制作而何不見於儀禮耶愚意恐不必太著儀禮經也禮記傳也經之所不言待傳而後備者甚多何獨於此而苦疑之耶來教云三重若爲降殺則成服時絞帶乃爲三重之制何耶愚意絞帶比腰經輕重自別故成服時卽用三重四股之制又有五分去一之文明是

視經稍殺之義以卒哭時葛帶三重絞帶用布之意推之尤曉然來教云備要絞帶至練仍前三重四股而不用卒哭之布帶何耶愚意卒哭受服之節書儀以後無聞焉備要所以卒難復古也至於練時則絞帶固當用布而備要用葛此實從前致疑處也抑此書從俗處尚多未能純古故歟未可詳也

問有人生三子仲子則死於父生之時而有子一人孫二三人長子則死於父死之後無子又無孫第三子生存而又無子其父之神主或云次子之子當奉祀或云第三子當奉祀傍題尚不書之昔

年改葬其母仲子之子問於先人則以為渠當承重服總遵而行之云今者又欲改葬其祖來問於余余亦以仲子之子當奉祀答之矣其後語及於士淡則士淡以為妄意則長子無後身死以兄亡弟及之義言之則仲子當主祀而死已久矣仲子雖有子異於嫡長孫凡立後當以生存者為主似不可泥於倫序舍時存第三子而立仲子之子未知如何且若第三子奉祀之後幸而有子他日彼此爭宗則當屬之何人耶並精思示之

所示禮疑以伊川祀太中之義言之李令公之論亦

同春堂先生集
不為無理然此特宋朝一時之制耳非古人宗法之
義難可為訓於後世也今長子不幸無嗣則次子當
代之次子雖沒其子若在則當為承重無疑雖非正
嫡猶是次嫡何可舍之而以第三子為主祀耶不然
不然要之所謂禮者必本根不差然後枝葉整齊長
子若立後則都無此疑兄亾弟及元是苟且故耳

上慎獨齋先生

癸未

李序沽喪字似出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
為沽也注沽麤略也云云所評數段以鄙見未覺其
疵病也未知如何東陽序文亦願得見本冊淨寫後

尚未見並與疏劄諸冊切願一覽耳簡易口訣久欲
奉還而病未自寫故謄寫尚未畢今承示教更為催
書不數日當畢即專使奉納伏計病中時閱義經
疑晦山積承此讀易之示不勝警發末由受誨悵歎
而已石潭稿畱置山齋近當搜來奉還伏計

上慎獨齋先生

甲申

淫霖至此人不堪苦未委此時體履動靜若何音徽
久斷瞻慕之至不敢食息忘也弟粗保病狀而家中
長幼無不患痢證勢俱不輕憂惱度日耳疑禮問解
弟亦已寫一本與英甫約會更校為計本草及中間

弟所添草一卷一併搜寄如何當隨見隨標以備裁

擇碑役幾何為之東陽寫本已來否幸示及
栗谷實記投還如何此書若依文公年譜例更加
修潤以為入梓之地則似好未可畱念耶

答慎獨齋先生 甲申

頃因便回伏承惠復書備審以石役勞費神觀殊用
貢慮雖非辱招心馳神往非日月矣秋涼以後風證
添作左邊顯有喞斜偏枯之勢以此惴惴度日末由
奮飛極可憐悼大小碑想已印出案件幸皆寄示耶
向與英甫對校喪禮備要其中合商量處實非一二

段如不重刊則已不然則似不可率爾幸乞招聚諸
友細加校訂刻役期以明春似可如何如何

上慎獨齋先生 乙酉

澤之令公所後喪將練而遭所生喪或謂所生初喪
行練未安第以三年之喪既頽而練祥及父母之喪
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等語參詳練祭似不可退
如何

答所生之恩固重而已降為期服三年喪既頽之
說如是其明甚則似不可以私情而廢當祭之祭
雖曰遭喪未久情所未忍而其間亦無別據可行

節目今難徑情創改奈何

答慎獨齋先生 丁亥

所示婚儀鑄誨丁寧良用感喜敢不唯命是承但家禮只云蔬果盤盞而已不言其器數且無圖可考未知蔬果當用幾品亦有魚肉庶羞之設耶以下文不祭無殺之語觀之魚肉似當設而亦無用牲之文然則烏在其同牢之義耶更乞以平日一家所行更究家禮本意參詳酌定為圖以示使為遵行之地千萬切祝設館親迎之節亦不必行耶并乞示教且考家禮小註有問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婚士人欲行婚禮

而彼家不從如何朱子曰古禮也省徑人何苦不行未知所謂古禮指何等禮而言耶無乃家禮雖從書儀而乃若朱子本意欲用儀禮故有此云云耶不然楊氏亦何必辛勤作圖更尋千百年以前不可行之禮以為一場虛設而徒使後學得矯激矜禮之誚耶朱子臨終答門人治喪之問微意似可想而喪禮中後賢捨家禮而從儀禮處實非一二如婦人服吉祭之類何嘗一以家禮為裝定耶昏喪雖殊其義則同更須平心細量毋徒以先入為主參酌見教至望區區器數之末元非禮之大體以彼以此雖沒緊要而

義理所在願安承教耳

答慎獨齋先生

瞻慕方勤伏素帛翰仰審比間道體清勝泰之亦尚留侍云一倍欣慰無以爲喻弟涼後氣益悴血痰之證亦日甚悶苦不可言纔得儀禮經傳通解乃古件善本喪禮以上通二十冊而一冊見闕喪禮以下勉齋所續則全無矣昔年所借李相家冊乃喪禮以下否抑通喪禮以上皆有之否共幾卷耶此處所得中所闕二冊及喪禮以下幾卷若合力贍出合作一帙則當成完本此舉恐不可已切望留念勸勉諸士友

如何如何儀禮圖講了卽還如何有所攷耳曾聞通解共二十二卷云必是通喪禮以上以下而言也果是則喪禮以下似只十二卷也願知之

答慎獨齋先生

前後兩書長弟承拜就悉多少教意如得面誨慰感不容喻此間病憂叢中婚期且迫凡百不免撓心耳其處亦有婚禮云未知誰氏子與誰結親耶殊鬱殊鬱同牢之饌世俗所用繁縟已甚實非溫公朱子之意故心常厭之以爲寧用古禮以從返朴之義年來諸友所行然也今承下教謹當與諸友更加商議也

曾稟栗谷先生誌銘龜峯行狀事伏乞畱念凡事
忌遲也備要英甫携去俟還當委上

上慎獨齋先生

配恤時

秋夕不遠未知墓祀何以則為宜耶或云行參禮於
家廟展掃於墓下似穩或云以酒果掃墓亦不妨未
知如何據退溪先生說則以素饌行於墓下齋室云
亦如何并乞量教

上慎獨齋先生

退溪於文定王后喪終不赴哭晦齋於中廟大
行仁廟初政以貳相召亦病未赴山陵畢後始

赴召栗谷於仁聖王后喪亦於發引臨時以大諫
始赴召夫豈不義而前賢為之是亦有一道今之時
議抑何譙責太峻澤之至遭參使聖明仍有下問
之舉尤為未安不知盛意以為如何沈兪兩學士之
論實甚正直而摧沮已甚遠近失望若或拜命未可
以言耶先聞先還後聞後還固是通典語而冗散之
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云者亦出通典
時議似用其半而棄其半可訝併乞照諒

上慎獨齋先生

壬辰

近甚阻音不審初寒道體起居若何區區瞻慕與時

俱淡似聞令從孫輩聯袂登蓮榜不勝嘉歎未知何
間下來云耶弟近在山居非不靜便而只是二豎相
隨不得大肆力於冊子上虛送閒中日月良可歎惜
適得栗谷先生所抄精言妙選甚可愛但其編帙多
缺無以備見始終極用歎慨未知曾見此書否書府
無乃有藏否果爾則幸乞借寄俾得騰補如何弟之
所得不帙者送納覽了還投伏望序文所寫非先生
手筆否幸示教欲趁未寒更趨以拜而病人事難必
鬱陶而已

上慎獨齋先生

竊思今朝受恩豈有白江與弟之比者當此危疑
之日聖意勤懇至此亦無乃非偶爾耶伏聞頃日
筵中所教益不勝感泣惶悚百爾思量恐不敢晏然
茲欲趁旬間入謝謝訖即歸似無大段所妨伏乞商
量指教

上愚伏鄭先生

太極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
五生土云云有土而後水可以流有木而後火可以
行矣而水之生在土之先木之生在火之後未生土
之前水何處掛搭未生木之前火何處掛搭耶無乃

所謂生者只是生五行之氣而已至於成質則必相須而成耶

答疑而後思思而後悟古人之學以疑為貴者此也此段所論可謂善疑而善悟淡喜淡喜勉齋黃氏論此甚詳其說在啓蒙天一地二章小註可檢看也

陰陽一太極註朱子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云云性理羣書註曰太極為精陰陽為粗太極為本陰陽為末云云此註恐誤栗谷先生云精粗本末皆氣也一理通於無精無粗無本末彼此之間也云云後考朱

書八卷二十六板有曰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論語註亦曰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云云與李先生語合如何

答大傳曰形而下為器形而上為道朱子曰此是孔子文章若以有形無形言則器與道為二物以在上在下言亦為二物須如此說方見得即形而理在其中道與器不相分其意如此起濂溪所謂陰陽一太極也性理羣書註錯說處甚多至或不成文理而此條所釋精粗本末則無誤矣若依栗谷說則精粗本末之下當著「厓吐耶若然則釋陰

陽一太極不成說話矣蓋大而莫能載小而莫能
破者無非器也而理無所不在子思所謂費而隱
子夏所謂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所謂灑掃應
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與來示所引朱子語皆一
義也理固如此本無可疑但此所謂精粗本末無
彼此一句分明是貼陰陽太極字說以為理與氣
無彼此耳非泛論氣有精粗本末也如何幸更細
思之先賢說話橫說豎說各有攸當最忌相牽合
作一說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云云性字當以氣質看否本

性看否

答亦各具一太極之義然以各一其性之文觀之
則似是兼氣質言

妙合而凝性理羣書註曰妙於凝合無間斷也云云
按妙合云者理氣本混融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
成形也妙合與凝乃兩項事也而註以凝合言之乃
一項事恐不合朱子之意註解又曰無間斷也間斷
字恐未穩以間隔釋之則未知如何

答示意極精註中兩句無一句是前所謂或至不
成文理者指此等處然殆無處不然恐不須著意

看

陰陽五行氣質交運云云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氣則交運質亦交運耶

答所疑極是當更詳之

生之謂性許多性字或似本然或似氣質當兼看否
答程子此段凡著十二箇性字皆說氣稟惟中間便已不是性此一箇性字專指理言大抵性字從心從生與理字不同理墮在氣中者方謂之性故曰性即理也蓋謂在人之性即在天之理耳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三生字以生生之生看否以生活之生看否葉註及朱子說欠分曉

答生生之生生活之生不必大分析但將朱子所謂生理本直具此生理等語反復參究則自然如學記所謂相說而解矣

上愚伏先生

子之生日設祭於考妣今俗多行之考妣生日亦然但祠堂之內獨設未安亦不可并設於諸位請出行之又不妥未知何以則合於情禮耶三年內則既無此嫌父母生日及諸子生日皆象生時設享於几筵

如何如何朱子生日適在季秋故仍行禴祭亦非放
過是日而如不在季秋想何以為之朱子於考妣生
日則未聞有所行耶孤哀先考生日適在季秋故三
年內則欲依俗設享三年後則雖與朱子事少異而
放其例欲設禴祭於其日未知如何嘗見喪祭禮答
問鄭寒岡問於退溪先生曰家禮集說中有生忌其
祭文曰存既有慶歿寧敢忘云云先生以為非禮之
禮第今欲行者非為生忌實為禴祭而兼設於是日
果不悖於禮意否

答鄉校禮輯乃

明儒屠羲英所著蓋就瓊山儀

節而增添之者生日祭所謂存既有慶歿寧敢忘
者即此書祝式也出主於正寢而行之如忌日之
儀所疑兩礙非所患也然忌日之祭亦古者所無
禮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者特含恤而不及他事
故曰忌日耳非祭名也宋賢始以義起而朱子於
家禮亦著之然比四時正祭及禴祭則頗殺其禮
其微意可知也至於生日之祭宋賢之所未起而
近於人情之尤者故李先生斷以為非禮之禮後
學似不當有他議也朱子以季秋祭禴為重而適
生日在月內故以其日行之非以生日為重也若

於考妣生日有祭則必著之家禮矣先大夫生日適在季秋則雖三年之後以其日行禴祭甚得情禮與所謂非禮之禮者自不同矣來示得之

先考庶弟雖存而出繼於人亦可以最長房論耶伏乞更教

答既是庶孽又是出繼之人以本宗最長房論之未知如何抑祭三代固是時王之制而程朱之論皆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退溪先生謂士子好禮之家從古禮祭四代亦不為僭具由告辭于先廟而不為祧出未知如何

喪三年不祭雖是古禮而朱夫子又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後用墨衰常祀家廟之教栗谷李先生亦以為葬後若遇忌祭墓祭及四時節祀皆以生布直領孝巾絞帶躬自行之而忌祭墓祭皆一獻不讀祝饌品減於常時云遵此行之未知如何

答依栗谷所行行之不妨但未知所謂絞帶者是何帶耶若是成服時絞帶則非徒以此入廟未安儀禮卒哭受服斬衰絞帶變麻服布用七升布為之緣何既葬後有絞帶耶今俗多不行卒哭受服之節無乃栗谷亦只從俗耶更質之沙溪而行之

爲善

祀事臨行家內或有婢僕之喪或有產婦則凶穢之甚何以處之齊戒時喪家往來人亦忌不見否

答禮父母之喪將祭而有兄弟之喪則殯而後祭此練祥二祭也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以此觀之則廢之似當家內有解產者則不潔不可祭也初喪斂殯往來執事者則忌之亦不爲過

宗子死未葬前祖考忌祭墓祭喪家當廢而如有介子異居而欲行則亦不悖於禮否

答禮士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此推之

則宗子之喪乃祖考之正統服未葬廢之似當

人有父母喪未畢而死則其成服前父母朝夕祭當廢否以生人言之父母於子喪無三日不食之禮廢之未安而亦有喪家三日不舉火之文如何如何

答禮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獻諸祖廟卒哭而後各反其所釋之者曰象生者爲凶事而聚集也以此推之則未殯前朝夕上食不得已當廢矣

退溪謂練後則朝夕上食及上塚時並當止哭練後若猶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哭而已云云以常情言之雖練後至於上食及上塚時必當有哭泣之

節家禮所謂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者亦未曉其意所謂未除服者似指喪人而三年內凡筵尚存喪人必當在喪次何以曰會哭殊可疑也

答尋常致疑於此後考喪大記之文則有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註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觀此則家禮此條無所疑矣蓋古禮如此也但上塚時則情理自當哭不當問禮之有無也家禮墓祭有環繞哀省之文況三年內乎

練後雖止朝夕哭而晨昏展拜几筵實合情禮退溪

先生亦以為善遵行如何

答甚好

嘗聞辛都憲慶晉丈行喪甚謹必吉祭之後始著純吉之服始飲酒而食肉云未知禮意亦然否

答禮曰禫而纒無所不佩註黑經白緯曰纒疏曰禫祭用玄冠朝服祭訖首著纒冠身著素端黃裳踰月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尚纒冠黃裳故未得無所不佩如平常也禮本如此宰君可謂得禮意矣惟飲酒食肉則禮無必俟吉祭之文但曰禫而飲酒食肉先飲醴酒先

食乾肉而已

家禮祠堂章所謂衣物卽遺衣服耶父母遺衣服固不忍他用而其數頗多則似不可盡存如何如何其所謂神廚卽備祭物之所耶

答遺衣服祭則設之或以衣尸乃是古禮而今則亡之藏之祠堂似無所用不如依禮文稱數多用於大小斂得之矣衣物卽衣服及他服用如顧命所陳之類神廚卽具祭饌之所

時祭及禴祭或因服制或有事故不得行之於當月則次月退行無妨否或在遠地使子弟代行猶不失

使人攝之之義否

答禮曰過時不祭禮也據此則月後退行似爲非禮而詳陳註則又似謂春祭過春則不祭夏祭過夏則不祭然則雖季月亦可行之也然禴祭則恐難退行於十月季秋成物之文何取於十月耶攝行似不妨

今俗同奉考妣於一倚又兼設饌於一卓與家禮考妣各用一倚一卓之意大不相同而孤家從前從俗今欲變改未知如何

答兩位共一卓五禮儀之文從時王之制亦無

坊吾家自先世遵五禮儀今不敢必變
殤喪當遞降一等而童子於長者喪亦當遞降一如
長者之於殤喪耶

答儀禮喪服記曰童子惟當室總傳曰不當室則
無總服也戴德曰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者其服
深衣不裳不爲未成人制服者爲用心不能一也
據此則總服輕惟當室童子與族人爲禮故服之
然猶不備其制不當室者不爲服也小功以上則
不當室者皆服惟十四已下不堪麻則否

竊詳此答童子於長者喪小功以上皆當不降而前
有隨其年遞降之教未知何據耶沙溪答云云此意
須更問愚伏定之非徒僕解疑後學亦有知而行之
者矣

答非當室則無服云者本謂總服不拘本宗與外
親若祖父母兄弟諸父之喪自是重服不當論也
恐沙溪文於喪服記本文未及致詳而有此疑耳
遞減月數如報服之示恐不當然有知則有哀哀
則有服何可以已年之少而減其月數耶如何如
何

曾見喪祭禮問答一士人性孝其先人雅居之所不

忍坐臥至於幽閉退溪先生以為苟如是古人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等事似皆為忘親此人有不忍坐臥之心甚好而至於幽閉則不可云云幽閉雖似為過而先人終命之所燕樂歌舞皆於斯於人情有所不忍未知如何

答退溪先生引孔子語答此問極其精當何可致疑聖人人倫之至而未嘗有幽閉先人之室者此人所為真韓子所謂務勝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耳豈有此理若如來說則古人成寢之頌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君子何以謂之善頌耶必

代易其室然後安乎賢者過之恐不應至此李先生所謂不忍之心固好至於幽閉則不可者十分恰當無以易之矣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註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祭之之義似不涉於主客之禮而釋之以此何歟侍食於長者亦不敢當客禮則亦不敢祭耶稟之沙溪答謂古者座中上客祭酒其餘人不為之祭國子祭酒之名由於此但家禮四時祭正位皆祭酒與古禮不同未詳其義今者對尊文食有齒德敬如父兄者外其餘年長者為祭似或可也云云

答禮主人延客祭註延導之也論語註所謂不敢當客禮正謂此也若待君祭而祭待君食而食則是以客禮自處也侍長者當祭與否之間沙溪丈之答斟酌得是當

葬時具酒肴以待吊客鄉俗滔滔甚無謂也好禮之家自不徇俗而至於練祥人皆謂異於初喪雜記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此則非惟飲客主人亦自飲之誠爲末流之口實或無乃漢儒傳會之誤處耶忌日不餽家禮所著安有練祥之日而主人

與客酬酢之理乎今人於練祥雖不酬酌而設酒饌以待之若不可已者然練祥喪祭也非忌日比而行此忌日所不爲之事鄙野之俗一至於此程夫子所謂母陷人於惡者正謂此耶或云家禮吊禮護喪送至廳事茶湯而退今人既不用茶則以酒待客不至甚害而遠來之賓亦不可全無接待之禮云未知如何

答古人祭禮與後世不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皆祭時事非如後世之餞也禮以爲重故不敢廢心不能安故不敢飲至齒而已入口而已乃其節也

同春堂集卷之四
不可視為傳會之誤若今人於祭饌之外盛備酒
食有如宴賓之為則無理甚矣決不可從若以祭
餘待來會之客而令族人為禮不至變貌則庶不
為陷人於惡矣

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註陳氏曰吉祭四
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
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云云
此說不能無疑蓋二十七月喪盡之後踰月而行吉
祭吉祭而行祧祔然後始復常則吉祭實終喪之別
祭本非四時之常祭也似不拘於仲月與否而陳氏

乃以吉祭為四時之常祭必欲行之於仲月殊未曉
其意也且禫祭在五月而踰月則固是四時常祭之
月矣禫祭若在季月則雖踰月亦非四時常祭之月
又惡在其用仲月之意耶

答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鄭註
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疏不待踰月熊
氏曰不當祭月則待踰月也陳註踰月吉祭之說
蓋本於此竊謂禫雖澹澹然平安之意而孝子之
心猶未忍遽然復寢故又必踰月而行吉祭外除
踰月而又踰一月悲慕之心無已而復常之節愈

同春堂文集卷四
遲也來諭所謂終喪之別祭者得之矣士虞記所謂是月而吉祭者非以復常為急乃以正祭為急也蓋三年廢祭孝子追遠之心有所未安而喪未終故不得并舉耳今既喪盡而禫矣禫又在上旬之內矣值正祭之月而不忍不祭故行禫於寢即於同旬之內行正祭於廟觀賈疏亦不待踰月之文則知踰月為常制而值正祭之月則不待踰月而即行廟祭也然則陳註所謂四時之常祭者特以釋吉祭之名耳非謂必待中月也鄙見如此未知是否幸以此紙就質於沙溪丈然後行之甚善

甚善

公喪禫在七月踰月則恰是正祭之月而上丁又是秋分以此日行吉祭恰好恰好

忌祭只設或者或妣一位乃家禮之意而配祭考妣亦出於程夫子我朝諸老先生亦配祭或云府君忌日則配祭夫人夫人忌日則不敢配祭府君實是雜記所謂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之意未知如何

答不敢援尊固有所本於理亦精然並祭亦何不可

上浦渚趙相公翼○癸巳

三陽回泰萬品維新伏惟台道體起居神明扶佑百

同春堂先生集
福并納仰瞻南極敬再拜以賀歲前承拜台手札惠
覆滿紙勤誨極非蒙學小生所得者感激惶縮不
知所以爲喻十襲巾箴時出而披讀之亦足以少慰
此區區向慕之懷祗愧犬馬之齒行將半百痼病日
深舊業漸荒無以仰副大君子教誨期望之德意回
首茫然不知所以進步之路倘蒙終始哀憐痛加鑄
策俾免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則其恩輕重又如
何報也每念斯文墜廢正論消亡之際執事巋然獨
立若魯靈光望隆北斗名係朱鳥此殆天意也顧此
抱疴居遠不得朝夕供灑掃於門墻以畢餘誨中宵

不寐萬感交中惟祝若序珍嗇以慰下情

或傳執事所撰延平大爺碑文 追崇議禮攻沙
溪老師處頗峻云不知其果然否想是載錄延老
本文故致然然此實大文字傳示今與後所關非
細未可更入財量重加點竄只記實事刪去繁剩
以俟後世公論否此非私於所師有所云云想蒙
諒察不以爲罪也小生七代祖處士雙清公諱愉
當 太宗朝棄官歸鄉始家懷德構一堂以終老
卽所謂雙清堂者亂後重修尚在焉子姓蕃昌至
今愈盛故鄉人稱其里曰宋村小生所家在村之

上游距雙清纜牛鳴地先人構一堂埃其兩楹豁其四楹以空冬夏之居丙子以後頽壞殆甚至癸未春小生移建於舊基稍東近溪之地鷄龍山在西鳳舞山在南皆爲堂之面目名其堂曰同春蓋取與物同春之義倘蒙構惠記文以寓戒誨之意則謹當揭諸楹間出入觀省以替提耳之教傳示子孫永以爲寶敢此忘猥奉請

答浦渚相公癸巳

一心瞻仰無日不懸於丈席之間四月十日手札若同春堂記文一道前月晦間始自令孫所傳至盥手

莊誦百回不能已以卜也
德誠非始望所及而世
年始得此以責飾之古人
有數存於其間耶擬卽刻之板木
宗黨垂耀後昆而第惟平生最喜台監筆跡以爲
然春意實在於點點畫畫今必得此然後可於其
也斯竹也爲相稱而無斂茲敢謄寫一本藏留訖白
紙數幅粘付并原本百拜奉納倘於暇日揮灑以寄
則盛德大惠益何可勝喻煩猥至此惶悚采切願此
抱疴窮鄉無緣以時承馨咳於坐偶伏紙馳爽秋序

同春堂先生文集
切乞鼎茵增福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答姜月塘 頌期

問杖期註正服則嫡孫父卒祖在為祖母也而楊氏又曰恐當添祖父在嫡孫為祖母也既有本註而楊氏重言之者何意耶

杖期條楊氏添條愚伏謂為所後者之妻若子也下當著尼吐云云其意謂下文祖父在嫡孫為祖母即所後之祖父若祖母也未知如何

又問杖期註楊氏說愚伏所謂子也下當著尼吐

同春堂彙纂
云云者亦有意見而從或者之說以祖母之祖字
為衍文觀之則未知如何

嫡孫父卒祖在為其母期果有明據則或者之說亦
或不妨今既無明據而一種論議淡以此禮為不可
則或說出於臆斷誰肯相信願更詳之

問嫡孫父卒祖在為其母當何服父在為母降則
承重之孫似不當異視而禮無明文抑何歟
或者曰喪禮備要父卒祖在嫡孫為其母杖期一條
有甚駭之者蓋夫妻父子一體之親同室之內父為
妻期故其子為父屈而不敢伸乃與父同杖期而不

敢過其父也舅與婦異室祖與父異世安得引以為
例古人所謂祖不壓孫恐指此理而言也云云又按
嫡孫雖為祖承重而於其母亦長子若為其母十一
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其佗兄弟當服三年則几筵設
撤祝辭稱謂皆有可疑者此是大節目博考禮書未
見明證可攻破或說者更詳之

問嫡曾孫嫡玄孫承重者其母若祖母在則曾高
祖之喪母若祖母當何服耶皆當服承重之服耶
或言承重者之妻從服三季是為主婦則母若祖
母當各服本服云此說如何沙溪曰通典及儀禮

所行之禮其姑在以主婦當服期年服而主喪之曾玄孫之妻當服本服也云

儀禮所行之禮指何歟抑指婦服舅姑期而言耶文勢可疑主喪之曾玄孫之妻當服本服云所謂本服指總耶三年耶若曰三年則既與通典意不合且與上句姑在以主婦服期之說自相違若曰總則與先生平昔所論有異皆可疑更詳之○退溪先生答金而精曰來喻家禮小功條為嫡孫若曾玄孫當為後者之妻其姑在則否之說謂此必其姑當服故不為其婦服云云來喻近是疑其夫雖服重服姑或祖姑

以冢婦服之則婦可以不服故禮意如此也且孫妻曾孫妻并服之疑又恐未然竊意孫妻曾孫妻俱在則似孫妻服二妻一在則在者服矣又曰婦人之於夫之祖父母夫承重則從而服之今曾玄孫之服曾高祖也其妻則當從服矣若其母恐所謂舅沒則姑老已付主婦之事於婦矣疑若不當服矣然喪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疏謂屬從三妻從夫服夫之黨其一也據此則其夫雖已死其妻亦當服矣蓋傳重而至曾玄之服其已上死不服者與服同也更詳之○沙溪先生曰退溪前後兩說不同以儀禮喪

同春堂集
服圖式參考則長子死玄孫承重長子妻及玄孫妻
當服三年而孫妻及曾孫妻當服本服不服三年喪
也當質知禮者○妄意今或玄孫承重則其妻從服
固矣其間孫妻曾孫妻當服本服不服三年之教亦
不能無疑其夫生時既為祖父若曾祖父承重其妻
亦從服三年矣其夫死後其祖母若曾祖母死則其
妻以其夫已死只服本服一人之身齊斬之喪前則
重而後則輕非徒人情有所不忍其夫雖亡傳重之
義猶在不當如是退溪先生後說所引屬從者所從
雖沒也服一條實是的確明證似不容有佗議未知

如何未及稟證可疑

問前喪練後又遭後喪反哭後當服何服而行祭
乎沙溪曰喪服小記麻同皆兼服之註曰麻葛兼
服也今則不行卒哭葛經之制只行小祥練服之
制小祥已去首經則當用齊衰之麻經腰經則依
小記之說用齊衰之生麻帶也云

小記之意固然夏考問傳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
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鄭曰卑可以兩施尊者不可
貳也云云據此則男子輕腰斬齊腰經皆兩施之婦
人輕首斬齊首經皆兩施之男子重首斬衰之經特

留之婦人重腰斬衰之帶特留之不變也以此推之
男子斬衰既練首已無經則應用後喪齊衰之經腰
帶則齊斬兩施之婦人斬衰既練腰已無帶則應用
後喪齊衰之帶首經則齊斬兩施之似合於禮意間
傳說喪服圖式亦首錄之遵行似無疑如何如何
問禫祭著吉服之時雖不哭而至辭神有哭盡哀
送神主之文此著吉服之後也著吉服而猶可舉
哀耶昔年鄭松江澈在憂中因使臣問于中朝
知禮人禮部郎中胡僖其答曰詩曰庶見素冠兮
解之者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

其二章曰庶見素衣兮三章曰庶見素韠兮則皆
從乎冠之色也此詩譏當時不能行三年之喪以
為安得見此冠服乎禮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解之者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著之前詩註
云縞冠者此也禮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
而禫禫而繼無所不佩解之者曰二十五月大祥
祭此日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
而哀情未除夏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
之身著麻衣又曰黑經白緯曰繼觀此則前詩註
云素紕者可知矣禮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

朝服祥因其故服解之者曰從祥至吉凡服有六
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
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縹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
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又曰黑經白緯曰
縹則縞也縹也縹也其義均可識矣今以詩義詳
之則大祥之祭冠縞而服緇衣素裳之朝服明矣
祭畢而哀未除故又有素縞麻衣之制非盡除凶
服也此大祥服制之在古者然也然經文云禫而
繼疏義又謂禫祭玄冠黃裳禫訖朝服繼冠則禫
祭自有冠服非即以前大祥之所服者承祭此禫

服制之在古者然也云云

儀禮喪服圖式大祥祭時服縞冠緇衣素裳此云素
冠可疑縞既曰黑經白緯繼又曰黑經白緯縹又曰
黑經白緯三字皆同一色可疑考韻會縹與繼通一
云縹白經黑緯也又詩註一處云白經黑緯曰縞夏
詳之

問家禮墓祭條遂祭后土布席陳饌註四盤于席
南端云云而不言祭物幾何只言盤數至於四者
何意耶

上文具饌註既曰夏設魚肉米糲食各一大盤以祭

后土云則此云四盤實相照應似無可疑如何如何
問長孫初獻之時諸子不哭而至亞獻始哭殊甚
未妥諸子於長孫初獻時哭盡哀似合情理如何
如何

鄙意亦然

問忌日齋戒當著何冠服

如以黻布裹笠則或可若作冠巾祭時著之則似非
從空之道如何如何

又問忌日以黻布巾行祭果非從空之道今世俗
之遭服者必著黑漆布笠吾自昔年以此樣笠著

之於父母忌行祭之時未知如何

黑布笠之制此間亦當遵行

問嘗聞沙溪曰朱子丁憂常居寒泉精舍朔望來

奠几筵云云朝夕饋奠依古禮罷之

朝夕饋奠朱子依古禮罷之無明文恐未可斷定說
當以大全答陸子壽書胡伯量問目李繼善問目葉
味道問目參考如何

又問朝夕饋奠依古禮罷之云云

朝夕饋奠罷與不罷尋常有疑嘗博考禮書以朱子
大全胡伯量李繼善問目及檀弓虞而立尸下鄭註

及疏觀之似當罷之又以朱子答葉味道書觀之分
明不罷誠難爲斷且以朱子常居寒泉朔望來奠几
筵之文觀之則似若罷之而家禮則實無罷之之文
亦難爲斷惟當以禮疑從厚處之耳

問家廟設五龕固僭矣但或者云有不遷之位而
若以四龕爲限則終有所難處者舉近世人言之
則故兵使李光岳連二代策勲是皆不遷之位也
世次迭遷至於光岳曾孫則將不得祭其祖寧有
是理不特此也設有連四代策勲者將不得祭其
父果有如此禮法乎傍有一人曰若以五龕爲僭

踰而不敢爲則無乃西一龕定爲不遷之位而第
二龕以下雖有功勲自當禡遷耶或者曰是尤不
然國家之待勲臣厥有常制錄其子子孫孫使續
其祀而雖百世不遷爲其子孫者豈可世享嫡長
之名而遽遷其主終莫之祭乎所謂不遷之位則
固當特設於四龕之外而百世祀之可也此說亦
非無理未知如何朱子所謂如今祭四代已爲僭
者始基之祖元非百世不遷之位故如是言之以
抑立五廟之非其答汪尚書家廟則泛論五廟之
爲僭踰而非指不遷之位而言之也沙溪曰國法

居業堂集
以三龕爲限始爲功臣者安首龕不遷第二位以下雖有功勳以次而遷彼不從邦憲擅立五廟至於八九廟者是何足與論也若連四代立功皆不禡遷則祖與考尚不得入廟豈有是理朱子曰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壓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空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之後始封之君得正東向之位然後乃備其數非如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朱子所謂始基之

祖亦百世不遷之祖遷於墓所不埋之主也且答汪尚書非泛論五廟之僭雖諸侯亦不得卽立五廟也以朱子說觀之雖太公召公之貴仕於王朝則不得立五廟就封燕齊然後乃立五廟也今者國典及古禮如是其嚴且明而乃無知妄作欲立七八代龕室自陷於僭竊之罪如此輩可謂無忌憚者也云

按家禮旣曰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百世不改云則外此難容佗議蓋必如此然後承四龕方得穩安無難處之患矣今有數代策勳者其子

同春堂先生集
孫同奉於一廟至於五六龕有若國家世室之為
則固陷於僭竊之罪而只奉始祖一世第二世以下
雖有功勳遽埋其主又甚未安蓋國家既以勳臣許
令不埋而其子遽埋之殊非孝子慈孫承先裕後之
用心也禮律情理皆有不當然者朱夫子於此必費
十分斟酌立定此制也何可捨之而初出新例耶但
念今士夫家墓所有遠近形勢有難易設令立廟於
墓或有難便之勢則亦當權宜處變不失家禮之意
也若奉始祖於首龕遷高祖於別廟第二世以下雖
有功勳遽埋其主則既非家禮之意又乖時王之

制直截未安如何如何幸更商量教之

問儀禮朔日則薦新不饋于下室云云此一款尋
常有疑昔者先生書問於申聘君而其所答亦不
能解疑須以君之所見詳示

檀弓曰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
始已鄭註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疏下室
謂內寢生時饋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
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
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卒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
事也此說似在於儀禮經以上文註疏說參看士喪

禮文本無可疑先生所謂朔月則設奠於何處下室
有几筵則朔月之奠設虛位乎云者竊恐偶失照勘
按士喪禮朝夕奠及殷奠皆設于室設于室卽所以
設于殯也下室乃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
生事之故旣奠于殯又於下室生時飲食之處設黍
稷殷奠則旣兼設黍稷於殯故不復設於下室也此
意甚分曉其曰下室有几筵云者尤恐未然據禮大
斂始有席而無几至虞始設几與筵相配下室之禮
在於未葬生事之時則其不配設几筵無疑况葬前
奠時經與記明言設席於室奧東面不言設於下室

則其以殯室爲主也明矣寧有歸重於下室反設虛
位於殯室之理耶虞而几筵亦當設於殯室不當設
於下室蓋卒哭後下室遂無事也緣何有几筵於下
室耶妄意如此幸更商量回教之

問朱子答人之問曰承喻令兄喪期於禮聞訃復
合成服當時自是成服太晚固已失之於前然在
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
爲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

成服雖晚祥練之禮却當計聞訃之日爲實數似無
疑而此云計成服之日極可疑

意者其所遭或出於意慮之外故不得不隨其所遭而為之變而已元非通行之禮耶

再問云云

問前日問目之答有喪服小記未殯服周之說而遍考本篇不得見此說果在何篇耶沙溪曰通典所載賀循之說僕亦考之儀禮喪服記與傳而未之考得可疑未知杜佑得於賀循本集與晉書禮志而錄之耶所謂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之說愚嘗疑之承重祖服只服期年是無大祥又不行禫祭若無後者之喪可乎然古人之論如此

何可輕議

通典晉虞喜按賀循喪服記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喜以為三禮無有此條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庾蔚之曰父亡未殯同之平存是父為傳重正主已攝行事事無所闕虞喜何謂無倚廬乎云云詳此上下文勢所謂喪服記乃賀循所作分明非古禮文也虞喜之論正如先生所疑而據庾說大祥及禫孫亦當攝行不可闕也

上姜月塘已巳

今俗祥服率用純白之制實與古禮縞冠微吉之意

同春堂先生集
不相應然而不特丘禮爲然 時王之制亦如是此
則似不可違也至於禫時服色則論說多門終無一
定之議不知所以適從也良由家禮禫祭條無陳服
一節故致有云云而但禫祭玄冠朝服祭訖首著纁
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所不
佩云者既是間傳之文而先儒所謂禫祭尚有哭泣
之節則似不敢純用吉服云者亦合於情禮愚意安
謂禫時依陳服易服之節以黑笠黑帶細布直領承
祭祭訖反著纁色笠纁色帶以俟吉祭而用純吉之
服如是則酌古準今似無所悖而沙溪先生所教則

必欲於禫祭時及禫後吉前並用純吉之服反覆提
教而終未能釋然也果如是則古禮禫後用微吉以
俟吉祭一節終無所施而君子喪期雖盡不忍遽爾
卽吉之意似不當如是如何如何伏想昔年喪禮必
博考酌行未知用何服色而近日洛中士大夫亦用
何制耶並望示教

答姜月塘

來教謹細領之曾以此意質于妻父則以爲所論酌
古準今頗似折衷其意以禫後服微吉爲可也沙溪
先生以爲匪古匪今進退無據此意則畢竟以純吉

爲是也以此尤不知適從矣來諭曲折允合弟意深幸深幸弟所謂纈色亦非欲真作黑經白緯之纈只用淡黑色以倣其意如今人服中所著者而已來諭所謂黑草笠則可於玄冠綬冠之意兩無所悖而又無旣著反著之舉似或此勝於彼謹當以是行之不審沙溪先生夏以爲如何也傳聞辛參判慶晉丈禫後亦服微吉云而又未知祭時用何服否也但所疑者古人喪期雖盡不忍遽爾卽吉必待吉祭而後復常此意之在經傳者固非一二而禫後微吉之服又詳於雜記間傳陳氏注疏儀禮經傳楊氏圖式不啻

章章凡此數說必非無稽之論求之人情實有至意則禮宜從厚似不當有佗議而石梁王氏之必欲用純吉果何據耶沙溪先生之必欲捨陳氏楊氏而從王氏至於喪禮備要斷爲定論只有吉祭而無禫後微吉之節復常之條直在於禫祭之下者有所不敢知耳胡僖所論煩複有未易曉而大意似近於沈相所謂禫祭用素服祭畢奉歸祠堂時著吉服之論此則尤有所未安者良由家禮無明文有此許多葛藤殊欠殊欠且喪大記吉祭而復寢注陳氏曰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

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云云此說不能無疑蓋二十七月喪盡之後踰月而行吉祭吉祭而行祧祔然後始復常則吉祭實終喪之祭而亦徒月樂之意也以此觀之吉祭乃四時祭外之別祭本非四時之常祭也踰月吉祭自不當論仲月與否而陳氏乃以吉祭為四時之常祭必欲行之於仲月殊未曉其意也且禫祭在孟月而踰月則固是四時常祭之月矣若禫祭在於季月則雖踰月亦非四時常祭之月又惡在其用仲月之意耶頃將此疑仰稟于沙溪先生則答謂右說只在禮記注不見

於儀禮注疏及儀禮經傳通解欲問于愚伏云妻父所論亦不詳未知陳氏說可遵行否也且吉祭之服雖曰玄冠朝服而古人朝服又多其色則當用何色耶今之所用盛服只有紅黑兩色而鄭寒岡問時祭服色於退溪先生曰盛服無如黑團領若紅團領豈是盛服古人不以爲褻服退溪答謂恐然而沙溪先生則以爲黑衣乃齊服當著紅衣云又未知何所從也今國家祭祀之服皆尚用黑色如釋奠禮儒生亦皆著黑團領則於私家盛祭無官者亦可著黑團領黑笠耶抑當著紅團領耶吉祭之服恐宜以此而推

同春堂集卷之二
之也竝望示教

答姜月塘辛巳

音信久斷瞻慕如渴暑氣已熾益用懸念卽因沃川所傳伏承廿日所惠書仰審多少教意慰感之至無以爲喻古語云人臣受恩非難報恩爲難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不識何以爲報 恩之地何以爲保晚節之計伏想前定不窮成算有在公私憂喜尚况難言只祝暑令益加珍玆副此區區

與李副學

梨○與慎獨齋尤卷聯名

重峯趙先生祠宇舊在沃川郡之東北三十里許蓋

先生舊宅與墳墓皆在其地故也 先朝賜以表忠之號以獎之于今四十年餘矣其後鄉人輩爲鄉賢建書院竝享先生而位次下詘公議憤激久而未已頃年金伯厚令公爲方伯遂下詢上聞奉出先生位板埋安於表忠祠則後學之所瞻依惟有此祠而祠在僻隅實妨游息遂致明宮齋舍壞廢已甚久爲識者之所寒心頃者先生諸子謂宅兆不利遷奉於他所則只有祠宇巍然獨存於荒山寂寞之濱尤無以守護矣於是僉議以爲赤江之濱伊山之麓山明水麗形勝具焉且居郡之中央移建祠宇於斯以爲妥

靈之所兼為士子藏修之地仍揭舊額以明先朝
崇獎之典允合事空年前已鳩材僦功模樣粗成而
財力已竭將不免半途而廢諸生不勝渴悶咸願控
稟於左右俾得通告於朝中卿士大夫作一通文付
之三南方伯帥守使之各出財力以相茲役則庶幾
美事得成而於斯文世道亦豈少補云爾諸生顯望
不敢不稟惟左右圖之

答鄭畸菴

弘漢○戊寅

去冬一札月初始自金兄所迤邐傳來令人慰感交
并信後歲已改矣春已盡矣遠惟令體起居對時珍

福壽之至先祖墓銘率爾扳乞方懷悚仄乃
蒙一詞發其秤停百餘年諸祖諸父所願
欲而未就者今乃得之豈但不肖諸孫均蒙惠賜會
有先靈感泣於冥冥之中矣喜幸銘篆無以為喻顧
其中數段合有商訂者謄畱一本訖將元本付標以
稟伏覲財量此外猥有所懇錄在別紙竝乞恕諒副
此至望以慰窮愁又大幸而不敢期也餘祝為世道
倍加珍

答李參議有謙○庚子

江上遠別風義藹然至今銘感在心情問遠及辭意

勤懇悲慰之至尤不勝云喻侍生事國亡狀顛沛至此尚復何言只是受恩罔極消埃無報佗年地下將何以拜我 亮王練事奄過遠外行禮尤無以為懷也又未知前頭交象將至於何等咄咄憂慮而已

慰羅同知

萬甲○戊寅

浚吉頓首再拜言古今事變何限曷嘗有今日事耶餘悸未定聞尊遭重哀已又聞受玦嶺海噫家國之禍一至於此雖欲不怨尤得乎伏惟暮景酷罰氣血能有幾許而遷竄瘴鄉又何以支遣耶浚吉曾於變初輿竄於安陰地旋歸故土今纔浹旬雖此情耿耿

未嘗不懸於左右奈山窮地僻身病便稀既負匍匐之義又闕起居之禮每思千里負笈何許氣設南望悲隕愧古人而忸怩真寶宰適是一家人作此付之以要傳達以謝前慢仍乞節抑自重以為終孝之地操危慮淡以副至成之意區區之望也

答羅同知

浚吉頓首再拜言天涯地角鱗羽苦斷懸係之至豈比尋常茲者料外伏奉千里哀札滿紙悲苦足令人損傷天和時運所關謂之何哉信後秋高想嶺海異候哀調攝氣體其得支勝否悠悠瞻戀不敢少選弛

同春堂先生集
也浚吉何足道哉一病十年月益歲甚精神氣血已
非復陽界上人如是而尚敢望書冊工夫向上事業
耶書中獎礪之意愧不敢承當耳天時至此民事大
無不知日後顛仆於何壑泉裏重逢之教可堪喟然
然亦任之而已重念毀瘠為病聖人所戒處困而亨
君子所勉夏乞慎護千金益究大業守爺近思釋疑
常所愛重頃年謄寫未及卒業而病作仍輟至今每
欲斷手而同志難得有意未就似聞求同守已借金
兄所藏傳寫一本可得廣布為喜曾聞此爺四書六
經小註俱有懸吐常欲傳寫而未果此亦見逸於兵

火耶果爾則甚可惜朱書記疑果有一本而浚吉亦
於病裏以此為伴末由遠送孤負盛意想必俯怨也

與羅同知已卯

秋晚海嶠伏惟攝履起居佳甚羈困積歲德辨感速
必有日進之功不勝瞻俸之至某抱病松楸諸緣已
灰世間紛紛直付之過空之雲耳朱書記疑不欲離
案而盛教累勤敢此并寄幸乞速謄因的便堅裹以
還如何近思心經釋疑被任季方金仲文所借并入
於兵燹中只有此件存保今日寄尊安知非永保之
地耶

答趙尚書 啓遠○丙戌

自頃拜書一念憧憧千萬意外又辱嵩翰就想多少
盛意感悚之至不知所喻浚吉癘病跼蟄川路又阻
雖無承晤之便至其心聲往來固不敢自外也今奉
勤教似出尋常令人益切猥仄禮書刊役士友所持
惟在執事更乞終始主張適使完了不勝幸甚時事
不可期切願速就惠貺各種承領感愧最是藥料所
以寄命者尤荷尤荷

與李相國 景奭○己亥

風雪以雨數日而猶不止伏惟辰下台體履動靜神

佑增休區區瞻仰日夕勤止小生孱疾已極濡滯支
離豈無源源承誨之願而公故之外絕不得出入尋
常祇有耿耿已昨者太學齋任來言將欲以依 中
朝立啓聖廟事陳疏小生答以此固美舉然不可不
先稟諸函文然後為之殊欲躬進稟議而風雨所關
不克遂願今將忙向泮坐不免以書替稟幸乞審量
指教當奉以傳諸諸生

答李相國 丙午

三陽回泰萬品維新伏惟台體履鼎茵神明交佑益
膺純嘏下情區區不堪瞻賀之至小生平生孱疾遠

到周甲此豈始望所及而亦無所樂於斯世奈何奈何變異不止艱虞漸棘一念憂懼豈敢以遠外而有間頃進安疏聲竭所懷伏聞疏尚留中惶悚采切客有持示台監向來劄本其及賤劣姓名處爲多益不堪懍惕之懷也

先人有小築於懷之船巖川上名曰挹灝亭頗有形勝不肖孤增修而居守焉竊念先人既蒙幸於先大夫小生亦荷憐眷於執事者實非尋常該分之比而因循遷就終未蒙大人一言之賜則深恐先人游賞之地湮沒於無聞不孝之罪益無所逃

敢將先人所述亭之事實若宋貳相所撰亭記一通再拜呈納倘蒙台爺留神揮翰其山川之增彩有不暇言而幽明之間感結空如何不勝企祝之至

與趙滄江 涑○戊申

一念懸係何日忘之李靜伯與其表姪邂逅俱至譚間媿媿皆我兄也惟是衰病各甚更對顏面其可期於此世耶慰浣之餘愴感繼之令胤雅契侍奉佳安否亦不敢忘

與金由善 慶餘○戊寅

宵來擬欲善調必成把別之願而適有遠客又費辭
氣朝起眩惚益甚強作還輟瞻望行塵潛焉以悲早
知有此豈不預先與往微雙清一夜話耶憐悼憐悼
仍念嶺海之外不必死人曾中苟有樂地何處不可
逍遙耶惟操危慮深飭志遠圖以副天之所以玉成
之者幸甚幸甚曾見朱子書有送人赴謫詩云逢人
深閉口無事學梳頭亦咀嚼有味也且望節杯酒慎
辭受世言名官被謫致富之道此言深可羞也願兄
益勵苦操使人稱之曰某也居謫貧苦難耐非今世
之名官云則忝在交游之列者與有榮矣雖得會面

所以奉贈不過如斯只以明朝一鞭便隔千里積病
孱生朝暮待盡恐不得更拚清標不免兒女子懷耳
千萬惟在心諒

答金由善

兄之未行遣尚冀還收已行遣尚冀反予今皆已望
斷矣使古烈士當之其自決而無聞也久矣苦事苦
事茲承十二日書就想長程奉老行李珍福慰浣之
餘悲慨益切未委信後諸况更如何其已安頓隨遇
自適否一念耿耿未嘗少選弛也仍念吾儕既不辰
矣蟲臂鼠肝一付悠悠惟吾之所當為者而已程夫

子之自涪歸也氣貌髭髮俱勝平昔曰學之力也鄭松江之謫江界也誦大學小注白圍籬木而書之此老雖非刻意於學者而處困而亨亦非常人所及也淡願吾兄遠師程子近法鄭老以為他日發揮事業之地千萬幸甚英甫書來欲舉兄籃輿而未由也云此亦衰世之志可悲也已令胤從弟游纔浚旬觀其人事已長而學業未成每謂渠曰此非爾過乃乃公之罪也云則渠甚苦之方嚴督課程覺似進步而渠已有行日矣殊可歎也念其年已多志不專失今不勉似無望矣深欲留此盡心勸課而邈矣何能久離

今兄處靜必有以策勵之非復前日矣李正兄嫂又以染證不淑天不佑善一至此雖欲不怨得乎兩孝子勢難保活苦勸隨權以求生道方在僧舍想其情事令人腸裂左右聞之必為之慘惻矣

李正即竹窓公

與金由善

己卯

頃得元兄所傳享祠諸論兄教儘是淡服兄諳練世故謀淡慮遠如許也此議初出於若箇士友弟既聞之則不敢不告于幹事諸友使之博採用中而已元無固必之心况其論議本領無不合所商量者只是隨時處權之道則雖進退伸縮低昂屢變而不害於

同春堂先生集卷之四
本領之合矣庸何晚於俟他日第太僕公並享竹祠
弟意以爲恰好而兄不以爲然云此則本領未免不
合弟所爲瞿然者君子和而不同論議豈必同亦不
必汲汲求合然小者且慢大者不同則道不同矣一
得一失之分其謬不翅千里彼此之間惟當虛心平
氣熟玩潛思以求至當之歸庶幾交有所資程夫子
所謂不有益于我必有益于彼者正謂此也夫太僕
公平生孝友志操誠無愧於古人畢竟倡義先決所
就尤卓然其空享之也則無疑兄意必以非居此土
難之然其分派實源於此先廬所在先墓所在宗族

所在論其首丘捨此匪他如朱夫子離婺源已久而
亦必以紫陽名堂周濂溪離營道已久而亦必以濂
溪爲號皆所以不忘本也古人之重本如是圭菴先
生奉配崇賢亦爲是也竊考三先生年輩懸絕冲菴
邁禍之歲圭菴年纔二十其未及聚會講道於此邦
明矣只以俱是宋氏之裔共祖同宗出入游從斯爲
舊鄉故也申丞相記文之意亦可考也太僕卽圭菴
之從孫何可以古今異視之耶非敢曰宋氏私事論
其本源則然耳然遽欲醞食於原祠空若有異論旣
爲竹老剞別祠則兩公之心之跡倡始成終聯芳並

美誠不可以彼此之也以商顏道南院之義類之太
僕雖非本源於是邦猶宜取以並配况理勢曲折如
右所論質諸先覺俟諸後世恐無可疑如何如何兄
之片語實爲重於今與後若終以爲難則誰敢有異
議者弟亦可閉口兄若肯賜印可而徵兄昆季之意
亦與相符則自可通議諸君子且告地主而行之餘
不必太拘拘也竊想太僕公平昔志槩人苟不厭寧
不食而翱翔然一議未合遂嘿抱鬱終使美舉不諧
則似若自外於門下初欲俟寒食相會面論而旋念
未必相會雖會或值外客則難可細商量茲敢以筆

札先之彼此往復公也無他然勿煩人眼密賜回教
如何時崇賢院儒爲什憲李公翔
建別祠以野隱宋公竝享

與金由善

節近嘉平伏惟侍奉啓居益佳弟抱病山齋祇益枯
槁无佳緒耳寫役重違勤教試爲效頌不成模樣慚
歎奈何且多誤寫推移用紙故只寫程夫子四勿箴
以去尤歎三齋箴姜丈所寫甚佳亦不必改寫耳餘
幅卻爲寫朱夫子詠胡澹菴兩絕此是奇高峯請寫
於退陶以自戒者兄之所以自戒者奚讓於高峯祇
愧寫之者非其人耳於此抑有所獻嘗聞諸士友之

言其論當世高風清節必以老兄爲之弁令人未嘗不歆動而亦未嘗不憂慮也蓋其望重者其責大不識兄將何以副盛名之下耶今此數歲實程朱兩賢進德修業之旨訣願兄毋徒爲牆壁標榜出入觀省念茲在茲體驗操持日新又新書冊功夫日進又進期至於睥面盎背明體適用之域然後異時用行之際方能有可行者而無負於今日士友之望矣孤坐靜念信筆及此未知兄以爲如何

與李士淡

厚源○庚辰

數日款洽亦云幸矣解携依悵實倍平素信乎聚則

樂散則悲恒物之大情也別來冬候稍至伏惟令旬宣起居對時佳福弟一動之餘百證添苦歸臥空山意緒茫然回思曩遊不識病人日後更有此否耳最是橐中寶藏忽忽不及厭觀尤令人耿耿不能忘此間亦有匪懈親蹟石陽金節令兄之所嗜雖百品此當爲甲山窓雪月不妨靜對評議前約果能不食也否洗草名錄中有先人外王父姓名切願更見仍示內外孱孫幸乞并跋文謄惠如何

與李士淡

前上覆札想已登覽也冬日尚暖伏惟令體增佳瞻

同春堂集卷十一
慰日切弟姑保病狀無可言者書畫帖大小并四事
奉納覽了還投貴箴亦乞寄借俾作病中遮眼之資
如何畫請亦可能副耶初欲得瀟湘關東等景適得
武夷九曲圖此非等閒風景之比賞玩興感似無踰
此茲願分作十帖小屏分曲以畫而夫子九曲詩有
七言十絕各帖之下容寫一絕初帖則容寫兩絕又
初帖則寫夫子真像且寫自贊則似甚佳絕未知兄
意如何其間多用造化要使盡美幸甚幸甚九曲圖
在於武夷志中真像在於年譜兩冊並奉

與李士深 辛巳

山居窮僻最晚始聞簡書之報三載忠勤賞未行而
謗先騰事理有不當然者不能無介然方擬馳俸奉
言不料此際盛問忽及累紙情言不翅覩縷無悻悻
之色有蕩蕩之意玩而繹之既慰且喜亦令人間有
絕倒處昔坡翁之處患先儒以太豪為訾今兄所處
無乃近是耶歌歌第一梗忽作萬事俱裂不知造物
者何猜於一好會而作此魔以戲之耶良可痛歎然
聖明既已洞燭進退愈覺狼狽不識終何以爲計
安知造物者先戲後助前約或可成耶且憂且企

與李士深 癸未

聞令兄新承 寵擢之命古語云人臣受恩非難報
恩為難不識令兄何以為報 恩之地耶恐懼恐懼
五臣之行已令人骨折清陰重入又何為耶不知天
意竟如何痛苦痛苦承與仲文同處以弟之懸懸知
兄之亦媿媿於弟也

仲文金尚書
益熙之字

答李士深

炎涼替序瞻慕轉切便中承拜寵翰具審多少情教
所以開釋湮鬱極非偶爾感荷不容喻頃聞微垣風
采想出令手極令人增氣然以明道告神宗之語觀
之此猶為第二義更望積誠盡瘁上格下正以為潛

回默斡祈天永命之地千萬幸甚若其怵禍畏諉穩
享富貴元非令兄之自期疇敢以是望於令兄書中
所云吾知其戲之爾泰兄得官去就殊可念此友輩
幸無疾病得有所事雖辭爵祿亦無所愧最是鄙弟
兀然一病夫都無事者猥廁諸賢之後屢蒙 寵擢
之及不知此何名何義而可安於心耶所望朝家察
此病狀更不提起豈不兩幸於公私耶

答李士深

前月廿七承拜令翰備悉多少教意即修覆札付之
來人謂已登徹久矣茲承重陽日所惠書仰審復命

後起居凡百佳安慰荷交至今兄每以廊廟之責推與別人自占便宜不知今而後果如何也忠賢與聞國論而魯之削也猶舊則淳于之譏烏得免乎言路不閉雖幸而曷若初無可言之事耶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敬爲執事誦之耳

答李士深 辛卯

爾來數月德音久濶瞻戀如渴卽刻承拜前歲閏廿六書累紙勤誨如得面奉慰浣之至頓失沈痾所在弟百歲殆半舊業茫如將如斯而已矣感慨如之何每吟宋儷名如畫餅曾不療於飢腸身若射候有無窮之飛矢兩句語真若爲弟預設者好笑好笑只祝鞠躬盡瘁少濟時艱俾草野慕徒與有榮焉

答李士深

曾承台覆札仰悉多少教意如奉面誨慰浣到今繼得抵英甫書寄意鄭重益以爲荷第詳送窆之餘孝子又有患良用懸慮然曾見其穎異出羣功業必不遜於乃翁恃以不憂耳小生形神漸憊此間益甚向來形迹不翅過空之雲而如聞火色甚急有若捕龍搏虎者然誠是過勞好笑好笑消息盈虛從古卽然亦無足怪最可苦者同調共濟之論也胡不觀於朱

同春堂文集
夫子與留丞相書也疇能以此警咳於吾相之前畢
竟公私無小利而自家必不免於大狼狽也可怕可
怕近聞公議稍伸亦是老兄積誠昌言之效然猶恨
欲吐不吐蠅在喉間終未有以大慰神人之憤而故
轍依然又不翅羸豕之躑躅不知世道終將稅駕於
何地思之痛苦

答李士深 辛卯

索居吟病百無好緒惟得台書披玩卽是心眼開時
本月初三手札縷縷情言令人不勝欣浣繼之以感
慨悲歎也世路之艱每於青史上危怕不料吾儕親

見此境界况是自作者尤如何然兄不以某人爲君
子而猶以弟輩爲咎此則常所未曉者也安得一聚
討此多少底蘊也弟忍病行役百證添劇且年來衰
相頓甚益厭煩囂每依松楸而舊齋傾圮新構纔就
數日後當入處扁之曰憂樂齋蓋取朱夫子憂中有
樂樂中有憂之義願賜一語以發揮賁飾之書畫壯
偉或端妙者亦可分寄以助病中一玩也舊里先廬
年前移荆扁之曰同春堂取與物同春之義身世情
抱可以默想信筆漫及煩猥可笑

與李士深 壬辰

同春堂集卷之二
歲華已晏伏惟坐謨貞翊神相崇福瞻望門館每馳
神爽遞聞胤之學士又有行遣大用駭歎時事何故
一至於此歸之天付之命亦自省事猶不堪漆室嫠
婦之憂况此冬節雷電急雨大助光恠前頭有何節
拍吾儕不知死所矣病拙遠摯萬緣友冷亦覺痛痒
相關癩憂耿耿已千萬倍加珍恙

與李士深

與尤菴聯
名○癸巳

故進士宋克已安人柳氏於浚吉八代祖考妣於時
烈為九代也柳氏即高興伯濬之女年纔二十二而
進士府君見背柳氏父母憐其早寡將奪志柳氏知

其意以死自誓即負四歲孤兒自松京至懷德五百
餘里匍匐徒步歸依舅姑孝養教育以終其身比之
衛共姜陳孝婦可以百世而相埒矣至今數百餘年
故老相傳遺風不沫墓前小標所記雖略亦猶可考
而其所負孤諱愉承訓趾美蔚有幽貞之德即世所
稱雙清堂者也清陰金相公實銘其墓而推原本世
並著柳氏之行甚詳至謂顯於彤史云爾則尤可以
徵信於今與後無疑矣蓋邈其時世則柳氏為寡實
在洪武壬申歲正當我朝開國之初其勝國餘俗
雖巨室大族婦女不恥更二朝家亦無禁令人固視

同春堂集
之恬如非若今日法律形勢以相防束之也於斯時也貞心自礪孤節彌烈明信正義可質神明則柳氏之行豈不益可尚也蓋此實與金門先妣許氏行跡略相似今以二氏碑版考之柳氏長許氏六歲柳氏年廿二為寡則在洪武壬申歲許氏十七為寡則在洪武癸酉歲皆自松京負孤兒或歸懷德或歸連山柳氏年八十二而卒許氏七十九而卒而兩氏所負孤皆先兩母卒柳氏之玄孫郡守汝霖為許氏孫左議政國光之壻兩門子姓今皆蕃昌二氏行跡本末終始大略相同其亦奇矣豈天將啓我朝禮義文

明之治而二氏應運以先之耶許氏旣旌閭又載於三綱行實惟柳氏因循泯晦以至於今矣夫忠臣貞婦當時只為自盡其心而已豈欲求聞於後哉然在子孫顯親之願國家旌善之道固不容任其昧沒而莫為之所也日者慎獨老爺屢言柳氏尚未旌閭不惟聖朝之欠典實子孫之責也吾宗族雖孱存者尚有二三百人每切慄惕茲又適聞朝廷行下郡縣凡千忠孝節義悉令錄上實行蓋將益弘化道俾無遺滯則不肖孫等尤有所戚戚焉者記曰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以比其身以重其

同春堂集
國家又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不肖孫等深以不明不仁為懼而人口皆碑則誣非所慮也茲敢相率陳白於縣官轉報於方伯方伯想或轉聞之矣伏聞台翁大方長禮部豈非天許其便俾舉數百年未舉之典耶何其幸也敢此細陳曲折乞以此紙相示於仲文靜伯文叔大而諸兄或佐南宮或仕政院相與周旋善辭回啓俾即施行以新視聽以幸世教則不惟不肖諸孫竝比其身而於所謂重國家之道亦庶幾焉古語云敬其祖考同於祖考想諸兄於此亦必戚戚焉

思有以曲圖之也謹北望端拜以俟宋澤之宗兄持碑版諸文字以去想必躬晉面稟矣

答李士深丙申

續拜台惠札如對之慰不可容喻第皆非手筆無乃天和有譽而然耶為之奉慮信後寒事漸苦不省台調候起居神相佳勝否一心耿耿何嘗不係於台座弟衰邁轉其實似下山之日餘生會晤有不可期思來棲索先師謚事願望幾年而終為洪友所辦得事固有時良非幸歟循例回啓恐勢不得不然行狀曾有英甫所草慎老臨終謂多溢語使頗裁刪未知改

同春堂書卷之四
本在於文令之所已得寫呈否或不無更商量者而
文病無減恐其精力難辦所持只台兄耳慎狀亦未
蒙評教其意何居爲訝曾拜數書想次第傳達也

答李士深

便中承拜望日所賜手札仰審歲暮寒嚴台島茵起
居佳勝欣荷之至不可容喻別紙示諭亦可慰也文
病日惡極令人憂憐奈何乎命此間近患阿堵心緒
益亡聊先師謚狀病中強草出慎老之狀亦覺繁冗
大加刪節便忙皆以草本呈納可改處須先改後示
不必往復以費時月也文病既如許所持惟台兄而

仕務亦必倥傯幸須分付胤哥擔當監寫趁卽進呈
必於歲前 下批至望至望或云兩世狀一手撰似
或苟且或云亦何妨不空出於吾輩之外也兩說如
何如曰慎狀當求他手云爾則可早回教也

與李士深 丁酉

聞兄將入侍 書講信否 天語若及賤臣須以新
從草野未及國門先得好爵以是爲不安必欲蒙禡
而後入謝之意從容啓達則或可蒙 諒察想兄不
待鄙言而善爲周旋矣

答李士深

同治庚午年
伏讀 聖教大哉至哉令人不勝感涕橫流賴此一
教國家可以扶持幾十年歎歎之至言固不可以盡
之矣禮節不敢知然既是曾在 儲副之位則陪祭
恐無大妨惟節目之間應有裁減耳如何如何

答李士深

手札累至足替一拜良慰兄之大拜實是親舊之所
共憂所示固知其出於赤心然雖使程栗石老合手
作疏亦無萬分一得請之理惟以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成敗利鈍難可逆睹為心以副 上下之望則平
昔忝在游從之末者豈不與有榮焉弟書則汨汨於

應接夜則憊痛如盡實無心神暇及於文字然若強
命則工拙用舍間亦何敢強辭焉自草許以潤色則
尤佳耳

答李士深

伏承台手札慰感十分第審患候尚未蘇安深用憂
慮弟患亦虛憊昏眩為主蓋發於積傷之餘恐未易
蘊悶不可言 聖上採用狂言 臨筵之頻數至此
而不得入侍尤不堪耿耿親事自可隨分以過而軫
念如許感佩何喻種種惠貺謹皆拜受千萬無由拜
討鬱鬱亦一病

與李士深

數日不見手字戀鬱不可堪不審台調候已得快安
已出供仕否弟連宿講院連侍經帷一味憂惶明過
會講當出去謀拜也老先生特贈事昨緣洪判出
言不獲已更陳其日語意則天意不翅快許然猶
惶恐不可言誕日進宴事引程子說請退一兩日
則亦蒙一獎許矣

與李士深

昨今台候起居如何其無添傷否仰慕仰慕弟傷寒
不輕終夜苦痛而勉強入侍即纔罷退矣兩奏劄袖

進之間以陳俊卿行狀中一段及朱劄中輔養太子
義利公私等數段頗蒙獎諭方孝孺一段則將詢
問大臣以處為教未知台將何以獻議耶

與李士深

英疏之意實似深遠吾輩竭盡忠悃畢竟所就未免
為懷慶之徒則其為羞愧又何可勝言初心只欲效
石慎兩老而已他事不及而只此一事欲學則後人
又誰肯信此心曲以此耿耿尤不知所出思欲相對
劇討此懷而不可得鬱悒奈何時九菴請去許衡從
祀懷慶衡所居也

答李士深

昨承台手札具悉多少情教如拜之慰不可勝喻况
聞調候向安出參朝班益用喜賀待生職名雖幸蒙
褫而精力日衰講院之任亦不可堪忍至晦間庶有
乞暇之便屈指以待耳英之爲政疵類安保其得無
惟其一心徇國至誠無私可質神鬼名爲上類無不
欣聳而台於是不免越視之固知台意有在而義理
果如何利害亦如何非拙非良傍觀如弟者竊不勝
其憂怕悶切

答李士深已亥

今日再見手札開慰不可言况聞休堂之計將成尤

不勝瞻慕之懷隲羨古禮與今時公私之制皆有所
未之詳者容俟早晚面討最是家禮穿墻條溫公說
不翅明白而朱子收載之今不從此而誰從乎懷鄉
弟家奴有豪濫者至爲隧道今日之弊乃如此切乞
毋輕爲仁厚之論恐或不知者有助攻左右之疑耳
偏厚等教似恐未然欲善葬其親孰有如其孝子者
渠安則爲之而已他人孰有必爲立論使之必改有
若厚薄然哉大槩只論其義理如此云耳

答李士深

禮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註葬畢練祥二祭仍作兩

次舉行葬之後月練又次月祥云云詳見疑禮問練
祥兩祭有故未行者只可據此而行之第妻服一段
家禮與古禮自不同雖以古禮言之大夫之長子父
在似不得為妻杖不杖則恐無練禫節次此常所未
曉然處更議諸知禮君子如何如何如何令女神主粉
量處祥後行禫當計閏之說明載於疑禮問解中大
祥條考見如何

答李士深

顯辟之稱出於千萬不得已有兄有弟則自可主之
而祔於祖龕得禮之正耳某甫云者表德之謂也

答李士深

示禮疑考之喪禮備要凡祔位之主本位出廟則亦
當埋于墓所云理勢恐當然然其祔位於最長房亦
是至親則茲奉以祭情理亦似為安如何如何遷奉
之禮應在三年喪畢之後此則無疑

與李士深

朝復追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果有之則天之喪我
矣然恐是浮言必無之事不足動念矣公事極恨
極恨早從吾言豈有此事台慮恐亦失著浩歎浩歎
與李士深

同書卷之十一
寒事猝嚴正苦同病之憐乎札忽墮細審多少情教
欣慰如對 列聖之謚首以 中朝所賜兩字其下
八字卽 本朝所定也於 仁祖不用首兩字故只
爲八字也於 仁祖旣然則今何必爲慮而有所煩
論耶尤意若不用彼謚則當自 本朝替上兩字俾
與 列聖十字之例相稱云而然於 仁祖旣用八
字則今獨用十字亦似不妥追上於 仁祖改寫位
版則又豈不事體甚重而聽聞太煩耶况字之多少
又何關焉弟意則如此劄未上之前略與往復而不
肯採用慨歎奈何 世祖尊號十二字謚八字 宣

祖尊號十六字謚八字矣餘俟就討

答李士深

蒙示數語無不驚怕最是骨肉之說使人不覺心骨
俱寒向年 上答由善之避有紛紜道路之傳何足
取信之教未記全文大意如此實出避辭之外 聖意所在亦
不可測有申曼者因此作言某輩將殺某君云云申
是浪子吾輩聞之一笑而已承知其公誦如此異日
大禍之基必在於此矣胤疏云云其意必非偶然而
疏入翌日有副學未擬之除 天意左右實甚曉然
祇爲無益而有害耳每念此事初崇於弟輩之不量

同春堂文集
再誤於李相之阿世輾轉至此無有了期范文正壞
事之責弟輩或不得辭焉朱夫子所謂不知祖宗在
天之靈何負於此輩云者亦必有當之者矣思之至
此未嘗不骨痛心悻然若無諸兄撐持激觸之舉則
彼亦志滿氣飽無所事於百巧千奸矣消長有數非
今斯今每爲諸兄思之惟有一退字爲今第一義此
外儘無長策且聞之道路或謂今日朝廷正如昏朝
大小北之勢云此必指諸兄而標榜之雖江漢以濯
之不足以洗此辱死生禍福一付之造物者早脫塵
囂自靖無愧區區之望也不然恐有無窮之悔也伸

縮不能在已被人擠逐而後去則豈不尤可吝也偶
閱晉史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
喜曰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
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
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爲
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
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
末其四五之間乎觀此極有所感慨者使喜生於今
而論吾輩於此五科必有以處之而恐皆不得爲第
一豈可不大瞿然惟各圖善後之策以收桑榆幸甚

無奇術偶合之示令人不覺絕倒固無奇術惟心公故眼明豈是偶合而然也

與李士深

昨承 聖教不勝感泣今日黽勉更入都忘顛仆之在朝夕不知古之為患者亦如是否自笑自愧筵中甚從容都似家人父子之會然只講學無他說矣

與李士深

示諭未詳不敢為說可據明文亦未得倉卒記來但祖宗朝私廟 親祭時多有之雖云所生其未即大位則同也兄與父雖有間而其當拜則均也况曾

在儲副之位不祭則已祭則似不可不拜如何如何亦不敢質言

與李士深

伏承台手覆三復教意令人幾乎感涕其日聞其啓意必致紛擾無疑故不勝悶迫敢陳鎮定之說不自覺反自陷於紛擾之地追思悔怍然所謂交修胥匡和而不同何幸何幸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與宋澤之 國澤○癸巳

賚旨人來伏承十八日惠書仰審滿紙情教適是陪
大府與諸士子行鄉飲酒之日相與披讀忻慰之餘
益切少一人之歎耳 恩旨一日再到兩家寒門福
過之憂誠非虛語英之狼狽至此不知果如何出場
如弟者只摧殘待盡鄉曲一病人 天恩雖罔極亦
豈有竒謀異論可少為報效地耶一味惶縮而已

答宋澤之 先祖妣柳氏旋

同春堂先生集
音書續至不覺京鄉之阻閱良喜禮曹回啓大臣收
議次第來至諸宗禱看相對感泣吾門慶幸孰有大
於此者此殆先靈默佑之致豈孱孫人力所能爲中
夜思之亦不勝其感幸大臣議後想已有判付該曹
已爲舉行分付於本道耶公文之至日夜行待自此
亦方有措置等待事聞兄有歸意不知果在何間尤
企

答李汝休

尚逸○壬辰

窮山吟病萬緣成灰惟有朋情耿耿難除千里書來
喜審經秋涉冬政履佳福况知賢哥高選上舍嘉歎

之至無以容喻弟一日一病苦無生世趣况所賴英
泰兩公皆寓不遠時有過從之樂此爲孱年大幸爾
向來紛紛忠邪善否訖可定矣獨使老兄尚困於嶺
海瘴惡之地朝家舉直之道小雅食萍之風豈空如
是每令人嗟咄

答李汝休

戊戌

十年之別兩日之晤曷足以抒盡多少懷解携瞻悵
迄今耿耿不料賢督遠訪於寂寞之濱承拜兄手札
如得更對欣慰不可勝且聞靜棲峽寓躬先諸子弟
日有新業暮境得此殆天王成之也歆羨不容喻第

聞叙命已下恐不得久守東岡之陂以是爲念耳第
衰病日劇與死爲期而忽聞 玉候違豫極不輕不
敢安坐方擬力疾西上晉叅於問安之列而卽見十
三所出京書 聖候似減得五分之四云臣民之慶
孰大於是第行亦姑趑趑耳尤令入朝已多日聞於
十二登對 聖教極諄懇云矣示諭文教陵夷風化
頽廢誠可慨然洪伯自是文雅之士不知爲政果副
衆望否敢不因書勗之近日尹善道上萬言疏托鄭
介清事詆譏先師醜辱松江旁及白洲如弟若幼能
輩不須言也適以 上候未寧姑退還早晚入啓不

知有何指揮此係世道恐難容人力耳午熱方惱不
盡所欲言

答李汝休 戊申

料外承拜遠問就悉多少情教欣瀉如對無以爲喻
且想歲晏寒嚴兄旬履起居神相佳福尤慰懸戀之
懷也弟三生宿債實在於蓬萊楓嶽之間駮鸞駕鶴
之願未嘗不耿耿於中况今得兄爲主人尤不能食
息忘而第此衰病日劇鼎器已敗濟勝之具周覽之
意茶然消盡將如之何憐慨而已

答鄭相國 太和庚子

方欲奉書陳達榻前諸說而怕猥不敢矣伏承台手
札以問感愧不容喻朝聞以吏曹公事累煩 聖問
深恐畢竟有未安之舉此事小生己丑在憲府時有
所論啓上年筵中亦有所聞者茲欲細陳曲折猥請
入對矣乃蒙 聖明酬酢察納感幸不可言仍請復
給田之古典罷折受之謬例 上甚然之以明當與
大臣議處爲教未知此事台意以爲如何未及稟議
而率爾徑發惶悚惶悚且陳勲府免稅亦空酌定具
數之意又未知如何也因放未放公事小生啓言李
馨白見忤李一善至於被謫其事極可憤惋一善去

後謂卽蒙宥而今聞尚在謫中云則 上卽命放送
承旨讀收議公事 上出示許掌令疏與圖仍問曲
折小生細陳之無敢有隱答以當待實錄考來後處
之其間禮訟肯綮處辨釋論難雖老宿禮師亦有難
及者大哉大哉 夏享親行事諸承旨力請停止未
蒙允俞小生啓以夜勿尺泣實是眼病之大忌無已
則竢清明之日當午往展恐或不妨亦無俞音矣大
學士頃日試官事亦奉稟則 笑答以實未諳規例
之故無它意爲教耳

與任季方 義伯○己丑

後生叢中一口氣固不足爲兄賀而區區栢悅之情
自不得不爾蓋爲公非爲私也從此騫騰九萬非遥
千萬努力以濟時艱爲任勿以凡吏自期實故人相
愛之至情緣何握手討此衷曲又爲之悵然

與任季方癸巳

嶺海新春想兄新莅凡百茂納洪休區區賀慕實倍
平昔去臘書數日前始自李信之所傳至滿紙情言
披玩無數古人所謂紙弊墨渝誠非虛設也弟病裏
光陰行將半百日負初心回首茫然中宵只自悼憐
以兄之才不能容於朝豈不歎惜然盤錯別利器古

語誠然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又主之以忠信可使狡
蠻懷服其中設有損益大槩汝望規模不可失不知
當局者觀之如何耳風力一款昨對泰英兩友相讀
不覺發一大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
逢吉之謗兄豈未聞耶獨恐吾儕不能于人又不能
于天耳只祝珍恙

與任季方丁酉

歲暮想今旬候起居益福桐溪鄭老謚事纔得陳達
於榻前卽蒙批下公私之幸也此後迎宴等事實私
家所難辦兄須十分出義氣主行之至佳至佳果爾

同春堂集
則此事始終吾輩成之庶或慰九地忠魂想兄必樂聞而樂為之矣

答任季方 壬寅

便回伏承兄復札累紙情言橫豎反覆一字一句無非出於悃愾三復莊誦感慨歎惜愴怛無以為喻公議之在世間猶水之在地中何可以一時評論自為摧沮未究竟於一方經遠之圖耶然被彈方伯勢難仍蹲士夫持身廉隅為上要須累辭必免無或遲留未間當盡心處又不可不盡心也區區故人之望惟此而已弟喪慘之餘衰劇日甚自分為朝暮之人與

兄重逢討此情抱深恐難期於此生奈何奈何只祝珍愛以保暮景

答任季方 丙午

今日是二聖動駕之辰天日清和萬物咸覩北望頌祝方切區區此際得兄書慰喜尤至也嶺疏久不下泮亦有對舉云是何交象世道之憂不可勝說

答申汝萬 翊全○甲申

一念瞻係不翅如渴曾因申生得拜情問仰審年來仕履佳勝良慰積懷弟痼疾纏髓與時俱深只有一死為早晚事奈何奈何弼兄偶落於此得以過從相

對不堪媿媿於諸兄也寄惠二墨感領情眷

伏聞東陽大爺續邵翁書為一帙切願得見未可
轉稟寄借副件否且曾納簇資數紙亦乞湔賜揮
惠耳

答永安尉

洪柱元○壬寅

元順帝至正壬寅高麗恭愍王自安東回次清州試
士取朴實等數十人吾先祖執端公亦登是第執端
諱明誼牧隱圃隱集中俱有送行文與詩也其登第
榜目在此者頗不備常歎恨今對閔學士持叔聞自
勝國之末登科諸榜皆在案上不勝驚喜倘蒙盡數

謄示俾作病裏竒玩甚好事也不然則吾先祖所叅
榜目切望命執事者寫惠令諸子孫傳看仍載於譜
牒中至幸至幸

答永安尉

昨對二哥於講院玉宇芝標愛不能忘益歎台晚歲
福祿至此也不料瓊章忽墜副以一朶黃花寄意鄭
重實非尋常口咏手撫殊忘衰病之沉頓旅游之凄
苦也不知亡狀何以得此於左右感與媿併亡以為
謝姑以一札替申下忱二哥名萬衡
時為兼文學

答永安尉

禮疑本非憎陋所及而近日神思昏昧尤不能有所
商量第聞計既在翌月則似當以聞計日爲初暮而
爲除服之節如何如何未及細考禮書率爾奉報悚
仄悚仄

答永安尉 戊申

俯示禮疑蒙陋不敢爲說然不敢不報畧布臆見禮
既曰葬畢歸告廟云云則雖遲數日恐或不妨總服
只爲葬時之用雖無壓尊之嫌恐不當以此入廟行
祭如何如何唯在量處

與李士強 時術。壬寅

一心耿耿何日敢忘風聞已出平地天理固應如此
最是士友相傳兄於死生之際無毫髮少動令人不
堪增氣自愧平日知兄亦淺也弟頃遭慘切之喪情
理痛迫直欲溘然無知而不可得衰剝日甚自分爲
朝暮之人憐悼奈何何由奉對討此多少

與趙胤之 錫胤。壬午

滌潦浹月人不堪其苦想關北爽塏不比凡界官况
超勝仕學兼優否懸係之至不敢少選弛也嚮作一
書付之郵吏千里音書其保無浮沉否遥想庭闈遠
隔空齋寂寥雖隨處逍遙自有樂地亦何以堪遣顧

此孱病縮伏蝸廬四方之志已無可奈瞻望寒雲但有夏蟲語水之歎耳只祝若序珍嗇

答趙胤之癸未

曾因金由善所傳承拜手帖仰審歸寧有期想今已得趨庭侍歡萬慶爲之欣慰此間僅得依遣得接邸報知兄有剗肝之舉竊不勝增氣草野孤臣亦豈無願忠之志顧以交淺出位爲嫌聶嚅而不敢今聞兄舉實切歎歎副本幸乞因便寄示

與趙胤之甲申

獻歲發春伏惟侍歡閣履茂膺新休區區瞻賀之至

此間兒小皆得好遣吾儕四十之年忽焉已至而逢時不祥苦無好事如弟者痼疾又纏心髓撫念身世祇自愴然歲前累承清詩之寄所以諷玩欣浣實非尋常書札之比最後副封之示伏讀仰歎有以見愛君憂國之至意古人所謂不識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者真此之謂也近聞封章又上想所論愈加激切不知天意酬酢如何便中又示副本覽了當一併還奉耳時危日甚稅駕無地臨書可堪悽黯未知郊迎鶴駕便得歸寓否

答趙胤之

曾承在洛書數度且受各種藥料慰荷無已第以未
聞峽音為戀即奉手札知歸侍彩歡神相福慶尊丈
微恙亦已清健欣喜之至無以為喻 皇家消息不
忍聞不忍聞人之類自此禽獸矣駕言馬歸良可慟
哭

答趙胤之

前後情書長弟承拜就審冬寒令供劇起居神相欣
慰之至無以為喻弟又承猥恩自顧涯分寧不驚駭
益覺置身無地奈何奈何惟兄必諒此情耳近聞兄
忠愛懇懇 天心為之感動此可以觀 君臣矣側

聞弘光大元號不堪西望感涕不知天意更如何安
知近日災異不為玉成 新造而發耶大府令監新
命又下調攝中想何以為處可念

答趙胤之 己丑

問朝士持私服者 君喪成服一節不載於五禮
儀疎漏甚矣古禮既有明文當服無起而第既服
君喪不敢徑除私服亦是禮經之文故當初議此
事時或云未稍若不能盡從古禮則初不成服為
空云愚意則不然持君服而遭親喪者未聞有壓
屈不服者矣方喪重制情禮闕然豈不允極其未

信者堂先生集
安乎淺見如是以布笠布團領麻帶成服而知友
間論議或有終不歸一者其成服之人亦多用布
裏平涼子不緝布直領獨尹堤川哀侍所服與孤
哀同耳已事雖不可追而竊欲聞盛見之所在也
練祥之祭變除之節當待 君喪之畢古禮則然
而勢有難行仄聞有稟叩于金叅判文丈者答以
練祥日略行祀事待 山陵卒哭後卜日殷祭變
除為宜云伏望叅酌古今明示的確之論俾得遵
行而無未盡之悔千萬幸甚

敢私服固是古禮於今誠為異宜然重喪中遭輕喪
者亦必制其服而哭之禮意然也况方喪重制是何
等大節目而諉以私服在身古今異宜遂廢不服耶
五禮儀既以布帽布團領麻帶為百官之服前銜堂
上以上則與百官服同堂下則白笠白衣白帶以此
為一代之制則恐不可舍此而他求也紛紛之論固
不足道哀兄所行亦恐有未盡善者未知識禮者以
為如何耳大槩五禮成服之制草草如是故致有云
云若從朱子說羣臣各制古喪服以臨別制布帽布
公服布革帶以朝則誠百王不易之定禮寧有少

臣等堂上書
疑難花潭寒岡皆擬上章而未果近聞金都憲上疏
論此禮亦被大臣所沮却今逢 聖上亦不得變而
從古則其亦已矣豈不為千古之恨良可痛慨練祥
退行恐合禮意祥事既退則几筵未撤几筵既在則
上食之禮似不可廢也禫事禮家有過時不禫之論
但想 國喪卒哭當在十月而兄家禫期恰在其月
實非過時須於 卒哭後卽卜日行祥禮於中旬卜
日行禫事踰月而行吉祭恐似合宜蓋王肅釋中月
而禫謂祥日之中朱子以是為善而特拘於宋朝制
令家禮從鄭氏說耳然則行禫於祥月不為無據而

過此月則難行矣然更稟金文丈以行之如何退陶
忌祭用素以行之教亦似可疑當更詳之

答趙胤之 庚寅

昨日便中承拜手札仰審比來舊患蘇安不勝欣慰
之至弟向來不但有身疾且謂在野之臣不必往赴
於 練時前賢所行章章可考而卽得方伯傳諭
聖旨惶懼之至竟死無路不獲已欲上一疏陳謝不
知其如何也一味悚踏而已

與趙胤之

近久阻音不審酷炎令起居調候佳安否卽間已久

天和想已快復即見政目知陞擢文衡久知有此事
然兄神觀未完時虞日深位愈高而責愈大不識兄
其何以爲堪只祝積誠感回大慰士友之望

與趙胤之

音徽久阻不審霜寒令仕履起居何似懸慕不敢斃
忘時事日艱每用憂悶曾見盛疏數度理明辭正不
勝歎歎扶持或賴此耶此間一味呻痛無可言者頃
日強扶往拜慎齋老丈仍與武仲會於汝望昨暮始
歸駕言寫憂古人先獲我心耳

與趙胤之辛卯

新春伏惟令仕履起居益福瞻慕日切曾因由善方
伯付一書想已登覽否弟日事呻痛苦無可言抱病
窮山何與於世事而眠食不寧日夕耿耿徒以仲文
諸人在朝痛痒若將相關不知其所作爲果能有辭
於他日耶所恃惟兄必能左提右挈不至大狼狽耳

答趙胤之

續拜手札如承面誨慰荷不容喻應旨封章實出於
忠憤所激憂深慮遠想非偶爾其於消長之數何祗
恐無益而有害耳靜思厥咎職由於弟之狂妄噬臍
咋指亦無所逮豈大化所驅莫之爲而然歟

與趙胤之 壬辰

歲序忽改遠想謫裏啓居神相增福瞻賀之至頃日
數度書長弟承拜俱悉前後教意藏之篋笥披慰無
已平生最愛寂靜孤坐雖妻兒亦不來溷此是真境
界而不易得兄今賴天之靈處困增益入靜行持玉
汝于成誠非偶爾猶不免爲之戚戚者祇爲公耳弟
病裏添齡百感交中思欲匹馬參尋討盡多少豈易
得耶意者恩霈匪遠預擬出拜路左以償前債國事
不幸何至於此公私悻悻有不可言而不知日後又
如何收了耶日夕憂慮而已

答趙胤之

前後手札長弟承拜就想春回海國謫况支福靜對
黃卷日有新趣人世至樂孰有以加此慰喜不可言
第想大霈之下東南諸謫必皆次第蒙釋而苦未得
聞懸鬱難耐弟病隨齒加歲初連有微恙數日眩氣
又劇不知餘生幾何而每坐在苦海中耶世變云云
無所不有令人意緒不佳仲文書來有駕向仙區踏
遍鳴沙之語神爽飛越望之若仙爾

與趙胤之

使兄至此天耶人耶欲使心無愧那堪面目憎之句

后春堂集卷八
只自長吟而永嗟然西塞風霜豈必能死人隨遇道
遙增益道德未必非天意也昨晚始得褫報敢走急
足相候想已發去久矣或可早晚追達否弟病蟄窮
山萬緣灰冷惟是前時狼狽思來體粟兄之觸途顛
躓亦豈餘波所及令人羞悔欲死惟相期以晚節或
有辭於異時耳千萬珍愛臨紙悽黯

與趙胤之

西塞風霜歧路彷徨每思之使人髮白不省卽辰住
到何地想隨時隨地坦泰寬廣天和自如體氣清健
聊以是爲慰弟粗保如昨分外恩典極用惶縮方上

辭疏恭竢指揮耳

與趙胤之

每望越雲爲之摧腸天教嶺海外又不落莫想諸兄
自能隨地道遙其在友朋之懷若之何堪朱夫子問
蔡西山以風土如何人情如何眠食如何真是苦切
之意遙遙千載間先得此心爾惟兄所樂在靜志氣
益勵異時相對髭髮必勝平昔媿此吟病窮廬到岸
無期時危日甚又不知死所所謂焉知福禍祗令人
傷神

與趙胤之

同春堂集卷八

卷十二

書

十五

客有來言星官謂某星現國有喜事翌日而兩兄蒙
宥時蒙命下而上自公卿士夫下至輿臺厮隸
無不動色相慶云不知兩兄何以得此於天人耶朱
夫子所謂天人幽顯不隔絲毫者今而後益信之兩
兄於此亦空揚勵加勉以益副天人之望也曾承至
月廿八在江城書有靜居讀書舊病差蘇之語令人
不任感歎第想靜少動多千里風雪體候神佑即今
歸理舊業凡百佳適歲行且盡感念多端每吟小雅
正月諸詩不覺感慨流涕不料吾輩親見此境界亦
復何言惟祈若序保鍊

與趙胤之 癸巳

不料時事一至於此此關天運豈容人力直道三點
在兄雖無所憾然知兄素苦疸脹北路風霜又何以
堪所恃神明扶佑嶺海外未必殺人爾或傳兄曾謫
西塞惟酒無量愛之者憂其生病毀之者謂之心動
不識其然否惟願以道自勝隨地道遙修先人之政
報 聖主之恩亦一事餘外悠悠儘不足言初七曉
燈書讀來悽斷每吟垂死病中驚起坐之句令人意
緒不佳豈料今日親見此境界

與趙胤之

自聞行遣以來公私憂慮中夜繞壁不省卽今已到
官次體候支勝否兄之所遭以人事言之固難堪所
恃天心玉成神理佑吉耳天南地北魂夢亦難通况
望憑書信况望有會期耶第想似此火色必不但已
吾儕俱是洞庭葉不知飄落於何地爾只祝理遣道
勝以慰斯文之望

與金仲文 益熙○丁丑

前後數書皆已披慰最後論金友書殊失所圖極令
人駭歎渠輩不能致死於天地變易之秋及今潔身
果不滿人意愚嘗有言曰既未聞南朝之侍郎又安

有蹈海之仲連者似頗着題然此猶責備之論其視
世之甘心屈膝廁足依阿仰人鼻息以爲慷慨之徒
奚翅黃鵠與壤蟲哉亦有分義形勢不能任意行休
者如金輩豈不綽綽有裕哉兄書彌縫以下數行語
益用駭訝士大夫處心行事惟義與比利害禍福一
付之天命而已如以彌縫免禍爲心則其終何所不
至哉驅一世爲依違側媚之態未必非此論啓之弟
嘗以渠一趨 召命爲彌縫之失而兄反以少機巧
爲責豈知兄作如許論議耶無乃喪亂以後心氣有
傷而然耶英甫書語雖太樸實中兄病不可少之也

願有以容受之也時事至此更無開眼處無開口處只願一二朋友精神融會時憑尺牘以慰歲寒之懷而今又若此實切慨惜懇望兄平心諒察焉所憂恐為借重者口實極是極是年來痛持三緘之戒而憤時嫉惡之天或不免衝口而出然豈章子厚所能為耶

答宋英甫

時烈

問大象本義則以為象者卦之上下兩象胡氏則以為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二說不同且伏羲時有畫無文而先天圖已有乾坤之名何也

缺下

本義說固然但六爻各自取象象辭亦自有其意何嘗與大象相關涉耶胡說恐與本義不相妨小星註眾妾之進御於君者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云禮謂當夕疑亦此義也

缺下

與宋英甫

別來戀懷倍苦夜况如何悟行尚未歸可念其處必無所事未可更會以畢前業耶深企若蒙許則當掃待不然則明或明明當入山居以此為期亦佳

與宋英甫

戊子

前日數書照未雪寒想侍奉萬重狀回已到否懸念

僕到山居已數日相聚之期果在何日日夕翹企須速拔來也成夫人葬期在廿日云已聞否挽詞病中構拙尤不成貌樣幸須斤潤生光盛製錄示如何欲畫葫蘆耳且此碣文以吾所見疵類甚多恐不可示後幸須一一詳覽付標又思穩字以示如何禮書已勘否

與宋英甫已丑

不審浴餘起居如何清爺因星變陳劄諸竄蒙量移由善疏辭大成優批異常不知此兄將何以為計可念大行行狀李相已製進仍念此事捨大匠而屬

之汗顏者其優劣必如霄壤况撰麻碑者豈不可恥也平淮一碑等閒文字既令韓製而改用段文為千古之恨今此大文字捨彼而取此豈不為千古之快耶恨無以此意聲咳於聖上未知如何前日忽忽未究所欲言未知左右請對所欲陳何事幸乞逐段詳錄密示之至佳

與宋英甫

昨裁一書且以郭兒誅語付悟兄要傳未知趨去否坐想今日情懷疲憊不忍言脩短有數亦復奈何除日書昨夕始得見審多少意數月素帶情禮恐當如

何如何謝却諸緣入深靜坐真吾所願欲而未能者
公先着鞭豈堪歆羨弟恐美酒無深巷耳

與宋英甫

院便書照未日來寓况如何更移村家得安頓否日
後之計又何以料理懸慮不能忘此間日事惱撓心
神若不寧奈何奈何昨日黃院人來索常用祝詞蓋
前日栗牛兩位共一祝今欲各用故皆令改製也病
中強作豈成貌樣雙書處訂擇或全改下穩字以示
如何

答宋英甫

渴企中書來審多少意慰不可言比來思之爛熟誠
如所示但見寒岡文集非惟戊申庚子 后喪亦即
奔哭此老素講禮無乃禮意當如是耶老先生於
章陵喪亦即奔慰此容有可商量處義理精微誠未
易言顧誠如何僕自昨泄痢又作無乃造物者警余
否

與宋英甫 庚寅

歧路分携何令人悵缺至此屈指計日想回還心已
入脩門不知有何所事以慰上下之望耶凡百不敢
深問因便槩示破此鬱念為佳函丈已得釋負鄉行

有期否

答宋英甫

頃奉極草草承書良慰卽刻文叔諸人委書來其意如此未知如何似非過慮亦非虛憫又非功利之說吾輩雖在田野何可不爲之地耶元非自爲計也願與左右聯名作書於元老俾有處分恐不可已須急急構草趁明朝寄示如何事變之作明若觀火僕數日前已上辭疏似必蒙褫不然則爲赴難之舉如文叔所言亦似有理如何如何以職召於變作之後與函丈及左右及歸於無事之時者事體不同中無定

體隨時而在無乃謂此耶須細量教

與宋英甫

數日侍奉起居如何愆候日向輕安否歸期當在何日凡百瞻慕申疏肆忿固應如是亦不足辨然其闇昧不測等語未知何謂而指意陰慘似不可默然甘受左右呈狀已發耶如未及發則止狀而具疏略論之如何狀雖已發似未蒙褫預構以待草成相示亦望

答宋英甫 乙未

兩書併至拜慰曷勝諸草尤荷斤教當更商量申稟

也寬碣不但自量筆力難逮既作狀且當筆並出一手於事未妥也妄意此與應求他人者不同雖在今日哀不必辭也先儒於憂中猶作祭文謂韻語則未安為先世作墓文恐無未安也如何如何

答宋英甫

丙申

方切瞻係書至慰甚第聞不食愈苦良用憂念大事既完餘外小憂何不一付之理而坦然自遣乎憂端撐肚之示非所望於達者幸於日間平心靜居一以調攝為主母貽上下之憂至佳至佳周急之典又甚慰輿望也曾見蘇齋集中辭謝食物愚老辭官文字

稱草土臣姓某或稱持服臣云云前輩已如此入文字恐不妨埃再期或禫鄙意決不可也

與宋英甫

遣醫問病之舉甚盛甚盛其禮醫必自知之可問而行之也似聞病重則加朝服而見之不然則親自下堂以迎而醫先陞然後主人繼之哀若與楊根有分則先行迎見之禮然後行私吊似當如何如何

與宋英甫

數夜起居如何似聞清鄉將以牧栗追享而坐次論議多歧將來問於吾輩云莫重之論對以不知為上

策然亦恐有不能愬然者須斟酌善教無使前後相違如石院之議幸甚幸甚栗老置之諸人之下誠有所未安者退陶書云從古者東祀某西祀某之例只就見成廟中東西隔位而安神猶可以各專其尊無相壓相屈之礙今依此教以冲栗兩位為一行以牧慶以下為一行或不妨否第未知東西隔位者何謂耶以東西相向之意耶或皆南向而東西分首之意耶或隔截中央使不相通之意耶以今料之東西分首恐或不妨如何如何

與宋英甫

弔服加麻者三月而除之一說既葬除之云今於明朔除之留其服為送葬之用似穩如何如何且吾輩於此老當處之以師友之間更加數月心哀使半於前喪則恐當曾與泰兄有所云云想已聞之也否

指慎獨
金先生

與宋英甫

夜寢如何不食猶然否哀之所自恃固在於己丑所曾經者親舊之一分所恃亦未嘗不在於此而十年之後氣力衰旺如何草土三年末勢又如何而可以是以謂已驗無畏耶深恐載傾之後悔之無及也僕

日新一病忌祀又迫不得就叙鬱慮而已通編既合
譜與狀則其疏劄疊出者存其詳者而去其略者注
其下云已見狀或譜如何更加細檢

與宋英甫

日間孝履支勝否安邑病患更如何云耶僕昨來山
居百病益添苦無好意先師謚事 天意既許而人
事不得周旋益可感痛欲草謚狀而韓文公脚下實
非着文章地只可揆寫盛文以去後來勘定之本乞
寄來草本則在此矣最是洛下往復茫然無報令人
不堪悶塞

答宋英甫

續拜手書良慰第聞寒疾彌留想緣積傷而然深念
謚事南宮形勢初未知其如何而既以待家狀議謚
事回啓蒙允則到今雖欲回意何可得也且近世粟
谷牛溪議謚皆用家狀此何歉也如趙子長大人谿
谷爲行狀清陰爲謚狀只今日續貂者爲可愧試依
盛文章定以稟幸須詳加潤色以還之數日後有京
使試欲送之細覽以教俾無未盡如何子長趙尚書

與宋英甫丁酉

初寒調候如何昨日入侍晝講自 上下教宋某之

病今如何辭狀又至不堪缺然予意可以來而不來想必不然而欲其來之甚故意思如此矣浚吉對曰聞其不食之病尚爾若可以來則渠之前後蒙恩罔極何敢不來上曰其病何以支離至此實切憂慮天意譎然令人感泣修撰金壽興進曰宋某所進冊子中固有難行者亦有可行者而尚無採施之事宋某之不來未必不由於此矣浚吉進曰壽興進規之意固善矣然宋某情事則似不然矣諸臣罷出後上命留壽興曰其冊中語若傳播閭閻則甚煩聽聞予亦豈不採用固已斟酌久矣但欲姑待時月然

後為之壽興對曰其冊子入來時適是二夏時獨臣兄弟及曹漢英見之而已宋某進此冊時不示於宋某臣亦見後不言於宋某况他人乎臣雖迷劣豈有傳播之理云矣吾所陳請桐溪及慎老之謚毋待謚狀而特賜為空老先生之贈以子弟推恩應為議政而金集謙恭先朝特贈外不敢以子弟之故加於其上云則上並命特施矣所陳似甚濫猥不勝惶懼

與宋英甫

數日前因家僮付書照否即惟令調候如何悟兄之

病亦如何日夕懸念僕尚此未歸昨今連侍召對講
心經 天意藹然真是有為之時而如今監富有其
具者高卧忘世而如僕謏劣蒙被 異恩必令無速
歸感激遲留愧無以大有補益奈何奈何

答宋英甫

承知經癘深慮今番事則誠是臆中輸贏有在元無
介然病中可勿掛懷平心善調至祝至祝我亦安心
而行矣平生契托如公如草皆無贈語反不如晚交
吉甫何耶亦甚恠事

答宋英甫兼示李季泰之

英教碣刻撰寫姓名之疑洛下諸議皆以為不書姓
為空雖皆臆說而無乃從多為得耶前面刻大字後
面刻篆額通稱為碣自是中古以來師友諸家通行
之例而今有所疑想必有新見而未詳指意所在不
敢率爾奉對為鬱為鬱篆字當令豚兒得暇寫送英
書每有責望甚重且大令人惶愧不可堪令公視我
為何許人可做何事業耶只是狂妄之說多蒙採用
內間事因此而有好處置亦多云由是感激益不知
死所矣忙劇草此語無倫次

與宋英甫

同春堂先生集
日前三數書皆已登照石士臣來傳令公食道漸進
悟兄書云會葬郭氏可想令神氣向蘇欣喜不可言
丸劑已自內局劑下否此間酬應最苦忽撓度日再
昨入侍 講筵許令盡言自午至申始退論 君德
治道民愁兵怨無慮數千言而取後唯趙疏批漢宣
全段許令盡改 陵幸歸時勿爲講武事亦許以體
念矣

與宋英甫

家奴來而不告於僉座甚矣奴輩之迷暗也初寒陡
甚不省僉調候如何各皆向蘇否一念耿耿此間

聖眷猥至欲退不得昨者許持憲上疏有廉恥潔身
之士不肯至之語益不堪愧汗加以鄭介清事謗言
漸起閔台叟事亦不無人言不知其果何如也悚甚
悚甚閔應教疏救金澄大被嚴譴亦甚不幸 聖教
令我在家時教諸駙馬不翅懇至不知此事如何果
無害於義理否

與宋英甫 戊戌

時 王有疾日久乃瘳禮官請陳賀 王曰人之疾
殆未必不由於笑攝頃者不意得病貽憂 母后驚
動羣下方且祇懼悔罪之不暇何可受賀累請不許

此是 穆陵誌文中一欵乃癸酉間事實與朱子所謂羣臣請賀於外而聖主抑而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為後世法程者相符甚盛甚盛但聞後來亦有受賀取士時云豈初晚有異耶恐當以盡者為準不當以不盡者為法如何如何殊欲罄效於 丹宸而亦未知預陳為空耶竢禮曹陳啓而後為之耶乞細商量指教

答宋英甫

昨夜李生傳致手札欣審往返萬安為慰此間百病叢中一息苟存中宵萬念只自憐悼奈何奈何在京

時 春宮下令令寫進先儒格言辭之不得近欲寫進而浩汗實難下手略採若干條如此幸乞添刪之俾得精粹如何所係似不細矣草兄所論並參量撫示尤幸耳須留此紙從容裁定為佳

答宋英甫 庚子

日者方伯傳致初五日手札既慰且笑驪之封還告身之時台與草贊揚太過至許以壁立萬仞吾常笑之禮論出後台與草攻彼甚急視萬仞益峻吾又笑之若其許疏之由於驪諸凶說之皆祖於是吾已先台知之而當初則猶疑其好勝自主張之弊致然合

同春堂先生集
下未必有害吾輩之意也及其貳宗卑主之說出而此兩句實是諸凶說之大文頃日適與客言是事既以此語之仍及之於左右書中吾固意台於通志成務地位未之及也果然矣何其不知朋儕間情意至此之甚也嶺疏再舉似無是理恐所慮不然也自劾之章鄙意只是循常曾已上之亦在於停啓之後矣其草奉納史官又承命而至極可惶悶

與宋英甫并示李泰之書

仁明兩廟勢不得不祧 永寧殿正室 穆翼度桓四祖列坐東西翼室分奉 恭靖以下四位而其狹

隘已甚今若以仁明兩位分奉於東西翼室則僅容排若並奉於或東或西則必須加造翼室然後可容 仁明兩位既以一世為數則必須並奉不分離為空否雖分奉於東西翼室亦不妨否分奉似亦不妨而並奉似尤穩妥如何如何切乞明白指教

答宋英甫

便中得書想靜履超勝慰羨不勝言此間失計此來氣日益悴憂日益甚而絲毫無所補日夕悶煎罔知所以為計自 上有遣香燭令方伯親行薦祭之教且命分遣醫官賫藥別救癘病人民矣祧事 仁明

之祧似無疑兩廟合一世雖非朱子之意而如各為
一世則 仁廟之祧已久矣且台意欲以 穆祖當
宋之僖竊有所疑天子諸侯之禮本不相同以諸侯
無二宗之文觀之可想其不然諸侯既無二宗則何
可以 穆祖居東向而以 太祖太宗為世室二宗
耶凡論議若十分是當則雖不得見用於當時亦可
傳信於後世矣如有一毫未純則無益於事而只招
人議幸須十分細量如何如何 永寧殿之制本不
可曉聞其兩翼室初是祭廳而權奉 恭靖以下諸
祧位云即今狹隘難容既如彼必須撤去兩翼室加

造正殿合奉 穆祖以下猶為彼勝於此矣不知其
果如何也盛疏已上否有何大論議不堪行鬱

與宋英甫壬寅

昨蒙委臨得做終夕之晤欣幸不勝言夜歸起居平
安否僕大致添傷達夜咳嗽呻吟痛極重屢生極可憐
近來槩聞 玉候久不豫倦勤益甚 寧陵香祝午
時方下祭需入夜到齋僅得行事監單每於臨昏累
稟始下武臣之不及受牌而坐罷者亦非一二云令
人憂悶不知所為新歲若聯名進疏婉轉措語倘蒙
悔惕而圖新則其幸豈勝言幸須積誠善辭以示之

如何

答宋英甫

前後三書長弟披讀慰荷不容喻先墓遷計非不久且切矣而明則台教不翅勤至幽則完台夢告丁寧心有所戚戚遂不免停罷不知其利害果如何日夕憂懼亡涯改墳補土之役甚鉅而時未成什一尤悶尤悶靜令已去否不堪瞻悵天得事可訝朝廷盡失此等人其何以爲國耶持叔告行草此

與宋英甫癸卯

幸與堤兄成一醉忘憂殊慰殊慰此間積傷生病咫

尺大役亦不得看他尚何言禮官所問似無難者但見續錄則如懷縣之不祀我五賢何義可恠可歎此後吾縣似有事在矣且考攷事撮要則如龜山和靖延平皆不在祀典何歟曾見東還封事中似有論此處幸須回教并寄其書如何

答宋英甫

承示知將有遠行爲念延平事重峯既有問答則不載於封事何歟殊可恠前書云云此亦台燕說處也有懷輒陳謂之率爾則固矣如謂之自大不謙恭則恐非著題近來事吾與草意初果以爲重難其時長

老之如鄙意者亦多而兩賢之論出然後人無異議
吾亦大信無所疑其時輝兄喜色似隔晨也及今所
教如此可謂賢者欺人而諺所謂始緩者終峻吾有
愧焉 先大王聖教不知其如何如此論議皆不得
與聞空乎吾寔跋於前後也自家精神之分散如許
空其上不得請於 君父下招醜議於羣小也奈何
奈何

與宋英甫

從祀之論當初實以慎老與左右之說定發其成其
敗義不可越視也及今吾輩寧無一語不但中外士

子之所共疑抑恐他日未必不為彼輩之嚆矢人多
以是為言云矣延平之論非敢為自大重峯若已論
則引重豈不甚好而得考東還封事從祀陸黜之論
頗多而延平則終不舉論其故何歟極可恠若我
朝上下數百載間終無此論則豈不大為千古之恨
吾所甚懼也

與宋英甫 甲辰

礪譜云云固已聞之只是吾家文獻無可徵者先世
碑誌既皆以判事為鼻祖先府君碣文亦云然令公
家傳既如此則其時何不更加商量而只為沿襲耶

鄙意礪譜雖不虛而自天翊至判事又未詳其幾代則今何可捨聞見所及文籍所載判事而遠尋不知代數之天翊為鼻祖耶其勢有不然者今日吾家所處惟當以判事依先世所傳為鼻祖而至於天翊則只可備傳疑錄之譜中而已判事官爵固未之詳也然尚州宗老所傳既以為判事如今判府事初諱堅載之麗史云則想或有所據也設如今爵判事豈不顯於知郡耶聊陳鄙見更須商教

答宋英甫

崔生傳致手札仰審近日台候佳健慰荷不可言此

間父子兩病日益危痼相對憂惱新院之會亦獨後焉奈何奈何市南訣書披讀悲咽不能為心不知將何以副其泉下之望耶草令前傳致不易為念譜役頃日誠甫來言可分板於諸宗人之邑此間諸論皆以為空未知台意如何

答宋英甫壬子

問高曾二世神主宗子死後祧奉于家兄家矣今家兄至此祠堂之祭葬前當廢而其墓祭當如何自長淳兩官略設無妨耶葬事若在秋夕之前則無此疑時九庵之弟濤壽為郡守

長淳略設恐好如何如何

問家兄三年後右二世神主當遷於弟家而家姪以爲高祖固然矣曾祖則渠亦未親盡因請奉祀云愚意此於禮義決不可從既遷而早晚復還其於卽遠毋退之義有何所害愚見如此未知不悖否

來教恐當

問或云最長房死則其所奉神主當卽遷于次長不待三年喪畢云此說如何

三年喪畢合祭而或埋或遷禮意本然次長則不待

三年此有出處否曾所未聞者若有所考切乞示教

答宋英甫

最長房之不必待喪畢而遞遷祧主者非有所攷只爲最長之奉祧主其事體與宗家有異只欲權奉祭祀而復三年廢祭有所未安故有前書之疑耳至於家弟等略祭於高曾之墓來諭殊合情禮然則於先親之墓亦一體行之否更教之

次長房不待喪畢而奉歸祧主者以事勢言之則誠如所教第未見古據爲可疑耳宗子之喪事體自別然原野之禮從略以行不至大段未安否不敢質言

問伯父無嗣祔於隆姪家此姪死後已埋其神主矣隆姪之子元錫以為此位田民不少今只存墓祭而已請量留墓祭條外分諸諸家云弟喻以不然而渠力請不已弟意以為當初如是處之則有國法及俗例之可據者猶之可也今已盡歸於宗家久為宗家之物而今乃分之萬無是理請得兄分明一語以諭之且以為鄙家定式耳

元錫云云不勝嘉歎興伯有子矣其事似不難知設有一族人呈官請分則自官必即許之台教雖甚切至元錫之不安豈不誠然鄙意早為區處俾無後弊

且遂元錫之美行恐當如何如何

答宋英甫

承覆為慰某人某舉以為不韙非我也慎老也高處多則好偏處多則不好如斯而已凡論人不空過分相推與也

答宋英甫

伏承俯示平山府君碣文令拙筆寫之寫役無所難第讀盛文竊有所疑於心者不得不回稟以求正當之歸夫平山公之以正郎公為嗣誠有不可曉者無乃只如今俗侍養之為而其時樸質遂稱以父子而

同春堂集卷之四
不疑耶抑果入啓定嗣一如正例而無所難耶果爾則以禮以律俱無所據如在今日則必羣起而駁正之不暇矣久遠之事只可以傳疑之例處之而已何用顯書而明著之以彰先世之失耶盛文謂以執端公玄孫正郎某爲嗣云其下叙列諸派只據正郎爲說似可矣而至於及祀府君爲高祖若於府君親盡若下爲正郎公父等語竊恐大段未安若然則譜牒中亦當據凡例直以正郎公書於平山公下而稱之以子矣若然則吾門宗派不在於奎淵而在於道興矣此豈理耶如使今世人說稱某爺先世事如許某

爺公誦而顯刻之如許接是而欲取孫若曾玄孫行爲之承繼則其將奈何此不可不深長思也彼間諸宗雖有直書代數之事此不過禮意不明之致今何可襲謬而承誤耶此於門中似非細事亦似關世道不敢不悉陳所懷以俟裁教

與宋英甫

夜來待奉如何雪寒如此明日之行何以爲之奉念不可已豚兒昨自連歸得聞安信爲喜泰之亦已歸草云矣聞趙尚書綱密疏大意謂自殺金弘郁言路摧沮無復可爲種種災異皆由於此云令人不覺起

立真是能言人所難言此公晚節庶可收拾否

與宋英甫

朝覆良荷果如所示則何幸向者金天瑞來誦院長書似與示意不同矣可訝台於昔年對海儒享牛老之問海儒謂某爺不許不敢舉五六年後羅于天始知其不然而舉行之草兄今日事無乃類是耶是知俗下行用言語文字明白為上耳

答宋英甫

昨示承領項年碣陰之出也以其外派之多錄人固有借他族為誇之譏今又專以兩王妃為主意則

無乃益致人言耶人言不須恤不知道理元如何外派遠裔本同路人雖或顯盛實無關於我者引重太過則恐不免為苟且之歸第不知古人文字亦有如此否幸更量教也

與宋英甫

有人兄死於今日父死於明日其兄成服時父服雖未及成可先成兄服否抑父之成服後始服兄服否父未及殯其兄之奠與上食皆廢耶不廢耶若不廢則肉固不用酒則用耶不用耶有人遷其父墓已出柩而值其父忌日或云當依舊祭於神主或云柩既

出則當祭於柩或云三年內遷葬者几筵與柩前不
得不并行上食今亦依此神主及柩前皆行奠者不
失為禮疑從厚之道云不知何說為長乞并指教

答宋英甫

問子婦神主與旁親同在一祠今子婦之父喪未
葬未葬前同設小祭祀似於無服則祭之文有乖
將何以處之

示禮不能知死者無服則祭實是古人曲盡之義而
一祠尊位又不可以是而并廢不知何以則為空也

答宋英甫

語錄解想出於退陶門人所記如心經講錄朱書記
疑之類應非退陶手編也眉訓應是柳眉巖說一時
頗多講說學者多傳之云柳與退陶似是儕流而其
年則似後於退矣懔懔乃是軼覲之意別有溪號之
疑恐不然也

答宋英甫

禮所謂遠兄弟似是通指同宗而昔歲稟諸老先生
教以雖遠兄弟何必盡往雖異姓亦似有不可不往
者云故常以此教為可遵行前書及之耳惟在夏加
裁量

答宋英甫

某老吾非有所左右向來吾之攻之不下於人及聽其言觀其書其立心命辭與某人自別蓋初非有意於突過前人亦非有意於立異改易只欲自備一說如胡雲峯四書通而已惟其劄記之際立例不穩遣辭之間欠於端的人之譏議烏得免乎良可慨惜然有大者焉其出天孝友至死勤學誠無愧於古人不知近日建祠者幾人能度越此老盛論無乃為魏元履所扼腕耶

與俞武仲癸○壬辰

憶在己丑初秋趙德厚來訪說某星入某躔議禮之臣當得罪當時 聖人新作萬物咸覩爭以論事或後少有累於始初為懼議禮得罪寧有是理聽之甚冷不料畢竟事乃有大謬者曰客有自京來言星官說某星現國有喜事翌日而兄與胤之兄蒙宥命下而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輿臺厮隸莫不動色相慶云不知兄何以得此於天人耶朱夫子所謂天人幽顯不隔絲毫者今而後益信之兄於是亦當惕勵加勉以益副天人玉成期望之意也未委即今歸住何所又將以何處為歸耶倘依舊作林庄計聲問密邇亦

庶有相奉之便何幸弟閉戶雪山吟病鮮棕一味如
昨每詠小雅正月等詩不覺感慨流涕不意吾儕親
見此境界中宵只自遶壁尚復何言歲行且盡只祝
倍加珍愛

答俞武仲

音微之阻殆有甚於北塞時東望馳情日夕悠悠季
夏一書數日前始自吉甫所轉至如得隔世消息開
慰之至曷容言喻卽此秋意已暮起居凡百如何兄
之受用間中日月若是其久天之厚餉可謂至矣不
知兄將何以答造物之意慰士友之望耶弟一日一

病今歲又將暮矣回首茫如自怨無路所幸英泰兩
友皆棲不遠時得游從爲孱年之樂耳矜悴之慟想
一般不知何生更得見此老也耶蕭晨靜念百感交
至向寒夏加珍玉時清陰先

